

绘图施公案

一
函
九
册
函

繪圖施公

案三集

卷一第一回

代友報仇吳成行刺
計全忠心遭毒器

第二回

神彈子無心結怨
方家堡李昆中葯箭

第三回

黃天霸鏢打方世杰
遇妙葯計全活命

第四回

神彈子旅邸逢三傑
俠士窗前聽密語

第五回

王成衣捉奸被殺
曹義僕當堂釋罪

第六回

關小西私探玄壇廟
設埋伏關王定計

第七回

飛山虎欣逢好友
教軍場要犯被劫

第八回

李公然彈打玉面虎
關小西私出救二李

第九回

兩英雄獲中金鏢
黃副將追賊遇險

第十回

陳知縣連夜徵兵
飛山虎滄洲討救

第十一回

戰妖魔喜得青紅劍
李天壽大戰黃天霸

第十二回

小元霸鏢打賽猿猴
玄壇廟吳成漏網

第十三回

黃天霸兵回奉新驛
活關王夜走臥牛山

第十四回

為平冤獄賢臣遇險
李昆為友盜靈丹

第十五回

方世杰有意報仇
大樹林世杰過三英

第十六回

李公然盜葯救自身
換服色李昆訪案

第十七回

白俊貌萍水識英雄
奸夫屋內露真情

第十八回

富木匠行惡遭擒
富木匠就地行刑

第十九回

黃天霸釐囚靜海城
刺法場眾賊奮裝

第二十回

七煞神大鬧教場
靜海城百姓遭殃

第二十一回

白馬李力戰活關王
活關王力托千金關

第二十二回

活關王松林遭困
陳知縣失囚請罪

第二十三回

施總漕安排擊賊
神彈子花園降妖

第二十四回

拿凶僧兵圍玄壇廟
賽猿猴力敗何路通

第二十五回

三義士併力助官兵
唐官屯于七遭擒

卷三第二十六回

惡霸行劫善失大人
傑士設謀暗解要犯

第二十七回

眾豪傑商議舉總漕
十義士月夜下滄州

第二十八回

施士倫富中受困
白馬李私探遭擒

第二十九回

吊打欽差吳成雪恨
審問奸細薛鳳詭言

第三十回

好漢認死不露真情
惡霸靈機暗設消息

第三十一回

黃天霸初探薛家窩
甘教師鏢打笑面虎

第三十二回

天霸誤擒賽美維
鄧龍大戰飛駝子

第三十三回

方世杰驚走黃天霸
賽美維誤入望山堂

第三十四回

尋朋友有心臨險地
傳捕役無意得功勞

第三十五回

白俊貌定計沙家集
黃天霸二進薛家窩

第三十六回

黃天霸誤投悶路石
薛家窩莊丁送急信

第三十七回

方世杰回取董香盒
謝素貞力戰白俊貌

第三十八回

甘教師大戰五虎
黃副將獨救主人

第三十九回

神彈子有心打薛鳳
黃天霸無意中吳成

第四十回

郭起鳳貪功被獲
眾好漢江邊受困

第四十一回

草上飛單身救友
王頭目途中洩機

第四十二回

施欽差將計就計
崔中官調取三軍

第四十三回

小元霸混入薛家窩
沒毛虎洩機留寶館

第四十四回

賽美維逃一望山堂
黃天霸三進薛家窩

第四十五回

鄧龍鏢打方世杰
甘亮活擒謝素貞

第四十六回

施欽差勒減臥牛山
黃副將活捉東方雄

第四十七回

黃花鎮又遇風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

第四十八回

李天壽報怨喪身
朱繼祖為兄逃命

第四十九回

黃天霸放走朱繼祖
施賢臣限捉張桂蘭

第五十回

彭百曉畏死洩底
飛來燕偷盜金牌

第一回 仗友報仇吳成行刺

為平冤獄賢臣遇險

話說施公升了總漕，辭駕出京。只因御賜如朕親行的金牌，奉旨代理巡按，訪拿貪官污吏，剪除勢惡土豪。一路私訪到天津，平定了糧船爭鬪，惡習收了神彈子李公然、白馬李七。來到靖海鄉地，吟奉新驛住下公館。只為曹翰林遺失金釵一業，逼死周氏，冤屈家人曹必成。施公吩咐黃天霸、關小西、並飛腿計全等，各人分路私訪。那計全來到雙塘兒酒店之中，遇見了兩個頭陀講話。計全聽得說一個是唐官屯玄壇廟的和尚，名叫靜修，俗家姓吳，名叫吳成，原係是高來高去的飛賊。因犯了重案，故此來到唐官屯地方。正玄壇廟出家，做了個披髮頭陀。那一個僧人也是頭陀打扮，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那漏網的大盜于七。當時在雙塘兒酒店內，于七說起他哥哥于六，被施不全所殺至今。此仇未報，現今聞得施不全升了總漕，奉旨代理巡按，一路出京，赴淮安上任。故此來到這裡，沿途行刺，要把施不全殺死。與他哥哥報仇。雪恨誰知靜修一聽，頭然大怒，便要替他行刺。把施公殺死，倒是于七勸他且慢，面莽須得商議個萬全之計。二人同到玄壇廟內，那靜修他自己來到裡面禪房之內，卸去長大僧衣，換上一身夜行服色，把戒刀跨在腰間，外罩一件藍緞英雄氈，帶上了百寶囊，拾好防身暗器。吩咐老道好生看顧廟宇，叫木匠外甥，款待了于叔父。于七說哥哥替我報仇，請上小弟一拜，說罷，雙膝跪下。吳成連忙扶起，說賢弟自己兄弟，鬧甚麼這些話來。你耳聽好消息罷。于七說，但願哥哥手到成功，把瘟官殺了，不獨為小弟報了冤仇，亦替咱們綠林中人除去一害。說着話，同那木匠富明送出廟門，看吳成撒開大步，頭也不回，一手提了英雄氈，望奉新驛大路直奔去了。于七富明回到廟中等候，靜修喜信，我且不提。如今單說飛山虎吳成，出了玄壇廟，離了唐官屯，一路奔奉新驛而來。自玄壇廟至施大人公館，整整的四十里官塘大路。那時天氣又熱，赤日當空，正是火爐一般。走得吳成滿頭淋漓，汗正想歇息，涼一涼再走。可巧前面望見一座大大松林，趕緊奔到林子裡面，在一塊臥牛青石上坐下。只見那邊先有二人在彼納涼，旁邊樹上拴着兩個驢兒。吳成暗道：這二人却是一老一少，但見那老兒年紀有六旬開外，頭上戴頂草帽，上邊露出花白的髮揪兒，身穿藍布衫褲，外繫一條白灰色的羅漢腰褌，足登快鞋，生得劍眉虎目，面似童顏，領下五綵長鬚，白多黑少。看他雖上些年紀，却是精神充足。目光如電，再瞧那個年輕的童子，約十五六歲光景，穿了一件大袖單衫，下面藍布底衣，赤着雙足，臉上黃肌瘦，好似童子癆的樣子。吳成看了半天，瞧不出這兩個是何等樣人。大概總是買賣人罷了。看他們又不像主僕，又不像祖孫父子。正在呆着，忽聽得頭上呀的一聲，抬頭一看，却是一隻孤雁，沖着樹林飛來。只見那個癆病鬼就地拾起一塊小石片兒，往上一抬手，呀的一聲，那個天鵝兒側着兩翅，直吊下來。已被癆病鬼抓在手中。這老頭兒說你為甚麼去傷他性命？癆病鬼說：咱們少時叫伙計煮了，把米下酒。只是再有一個，湊上纔夠吃呢。正在說着，也是活該，恰好又來一個天鵝兒，也是從樹林旁邊飛過，只是飛得高，呢在半天雲裡。只怕鳥鎗送打不到哪兒。只見那癆病鬼照樣拾起一塊小石片兒，向天往上一擡，看他慌不忙，把個高高的飛鵝兒又打下來了。吳成見這本領非常，別看他這麼個癆病孩子，我枉稱英雄，倒是不及他。我今日要是沒有正事，一定要問問他來歷。抬頭一看，時候不早，且幹大事要緊。休管這閑事了。自己出得林子，望北

奔來直到了奉新驛。可巧天光方夜，一路來到公館門首，正在觀望。忽見一條黑影，竄上房去，不知什麼。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計全忠心遭毒計

李昆為友盜靈丹

却說吳成來到公館門首，觀看道路。忽見一條黑影，竄進牆內去了。吳成心中納悶：這是什麼人呢？大凡夜行人，有規矩的，不過二更，總不出去行事。莫非于賢弟，怕我有失，到來相助？他是綠林出身，難道這時候就進去不成？自己一縱身，跳上了房屋，看了一看，靜悄悄，毫無動靜。寶房跳起來，到東廂房上，將身從檐頭探看。屋內燈火全無，側耳一聽，微聞打呼之聲。心中一想：只怕不是施不全罷，但不知他歇在那間屋裡，轉身來到廳上，絕靜無聲。暗想：這個時候，他們絕不在廳上了。又到西廂房，把上兩足勾住瓦楞，將身從檐頭倒掛下來。見窗內燈光未息，將指共着與津唾，在窗紙上戳了個小月牙孔，用一目向窗內張看。見桌上燈火半明半滅，炕上臥着一人，面向裡睡着。吳成看了一回，只是認不出誰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只因吳成沒見過施公。如今天氣炎熱，到了夜間睡覺，身上只有襯衫一件，無論大人從人，都是一樣，再加燈光將滅，暗暗的瞧不見脫下的衣服，拋在那裡，故此認不出來。有的人說：雖則吳成認不得施公，難道沒聽見人家說過，施不全是個十樣景嗎？列位不知，有個緣故：大凡一個人睡的時候，與平時不同，憑你覺足，扳手駝背，獨眼麻面，缺唇歪，要是不見臉面，再也看不出來。當時吳成瞧了半天，認不出是誰，心中暗想：我也不管是大人從人，我且下去。見一個殺一個，先把他人開刀，總有一個施不全在內，轉定念頭，把手扳住窗格的上檻，一個倒垂簾勢，將兩足一脫，翻身下來，腳踏實地，輕輕把窗福開了，竄進屋去。一回手，早把背上戒刀，拔在手內。一個騰步，已到炕前。這一進來，不打算，把桌上那盞半明半滅的燈火，早已撲滅。吳成舉起戒刀，照定炕上那人，攔腰砍下。只聽得拍的一聲，吳成吃了一驚，明知此人本領甚高，一定不是施不全了。若然只口刀，把他殺死，就不是這個聲音了。說時遲，那時快，此人早已跳將過來，一手便從壁上抽刀，望着吳成便砍。這吳成只一刀，砍了空，情知不好，倘然驚動了大家，全難以脫身。連忙將戒刀往上一提，噙的一聲，吳成力大，早把計全單刀，直蕩開去。吳成不敢戀戰，嗖的竄出窗外。計全隨後出來，那頭陀已上房屋，計全因為與眾人賭氣，並不喊叫他人，獨自一個，追下屋房。見頭陀在前面，連竄帶跳，計全跟將過去。吳成見背後追來，他便竄到門前，翻身下去，也不回興隆店。只望東南，唐官屯大路，奔跑計全。那裡肯放，隨着也下房來，一路追趕去。吳成出了奉新驛，回頭一看，見他追得近了。原來那計全有名的飛腿，吳成如何跑得過他？心中一想：此地四下無人，正好把他結果了性命。一回手，從袋內取出一件東西，扭轉頭來，喝聲：計全正在後面追趕，看看趕上，相隔不過二丈光景，忽見他一回頭，發出一道寒光，直奔面門而來。要來想躲閃，那裡來得及，算是偏得快，當肩尖上，早已着了一下，情知不好，也不知中了什麼暗器，只不覺疼痛，一味的發麻，就知必定中了毒的暗器。只怕性命難保，急忙回轉身來，便走。吳成哈哈大笑，說：沒用的槽囊，慢慢的跑罷。佛爺好生之德，不來趕你，放你逃去罷。說着，大搖大擺，回轉玄壇廟去了。我且慢表，再說神眼計全。一路奔回公館，要想窺房，而進，那能得夠，只覺偏體麻酥，精神昏亂。只把公館亂敲，裡面家人聽得有人打門，問明何人。半徑前來叩門，聽得是計老爺的聲音，連忙開門進來。見他面不改色，隨即問說：計老爺何故這般光景？計全說你去告訴黃老爺，說我中了毒的暗器，家人聽了大驚，一面關門，一面送信與黃天霸、關小西得知，一面點燈。

扶了計全來到自己屋內，卧倒炕上，裡面眾人得信，一齊來到計全屋內。天霸便問計全如何中的暗器，計全一絲沒氣的言方才吳成行刺自己如何追趕被他發出暗器中了肩頭的話說了一遍。天霸仔細一看，把暗器拔將出來，却是一把五寸長的竹葉飛刀，那傷口內並無血，出只流黃水，就知道此事不好。這時施大人得信也來省視，眾人讓入大人坐定。施公見計全雙目閉着，昏沉要睡的光景，便問黃副將此事怎的天霸便把計全說的話照樣學說一遍。施公聽得計全一片忠忱，保護自己，教他中了毒約暗器，分明性命難保，心中十分難受，便問眾位可能救得計壯士，纔好只見李公然開口說道：大人且請寬心，我的師叔那裡有約毒能救治此傷，因我這師叔常用毒約暗器，故此有這樣靈藥，只要敷上立刻能起死回生。施公便問公然賢弟，你師叔姓甚名誰，住在那裡可能來得及哩。公然說我師叔姓方，名叫世杰，他住在靜海縣南地名呼方家堡，離此有七十里光景。施公聽了，眉頭一皺，說來去須要一日有餘，只怕來不及救。哪闊小西說就請公然兄立刻動身，到明日黃昏便可回轉了。李公然說大人只管放心，大凡中了毒約暗器，極利害的也耐得二十四個時辰，不知計全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神彈子無心結怨

方世杰有意報仇

且說李公然說我那師叔性情古怪，與我不合，想找我師叔的丹約，前時眼見把個五彩小瓶，貼着我等到夜靜更深進去，手到拿來，單怕師叔知覺，但願他不在家中，出去做買賣去了。就是我的萬幸，原來這方世杰是個獨腳強盜，他與尋常綠林不同，並不佔山作寨，也不是剪徑的响馬，他自一人高來高去，走壁飛檐，又與尋常飛賊兩樣，並不時常劫掠人家，每逢出去一踏買賣，不說收賬，就說販貨回來，坐吃一年牛草，他不要金銀絲綫，只取珠寶重價東西，只就叫做獨腳強盜，非有大本領不行，他如劫近處，至少也出去數百里之遙，因此從未破案。近處的人都稱他方員外。近來家業更大，田也有了，多少房屋店舖各處，有些名望，只是本性不改，一年還要出去走一遭，只因三年前李公然在山東陳道台家居住，這陳道台與他父親交好，後來多了好幾十萬銀子，就告老回家，安享富貴，帶回的金珠寶貝不少，恰好李公然路過濟寧，便禮拜見陳老伯，陳道台知他本領高強，自己有了些財物，又見山東地方响馬甚多，便把李公然留住家中，老賢侄長老賢侄短，每日好酒好肴，敬如上賓，無非要他保護家財。且教訓家人武藝，以便守家。公然知情不過，只得住下，那知事有湊巧，來到半月，這一夜公然回家的時候晚了，不便敲門打戶，就從左邊後門進去，忽見一條黑影，唵的飛進牆去。公然知道夜行人到了，連忙來到書房執彈弓，反身出來，一眼就見房屋廳上立着一人，混身夜色，緊靠背插單刀，面朝着裡，正要跳的光景。李公然即扣上彈丸，覷定那人，腦後打去。那人聽得弓弦聲响，回過臉來，那粒彈丸不偏不倚，照準左眼睛內，鑽了進去。這眼珠倒讓了位，就到外邊來了。李公然看他回過頭來，就心下疑惑，看他好像師叔，因此並不追趕。那知此人正是方世杰，他也瞧見發彈之人，好像李五。這小子當時忍痛逃回到存身的地方，把彈丸取出，洗去血跡，細細觀看，只見彈丸上刻着神彈二字，方知果然是李五打的。因此懷恨結下冤仇，方才在施公面前，不好說這段緣由，只得推托他性情古怪，與我不合。施公好生委決不下，按下慢表。且說神彈子李五，走到午牌時候，離方家堡二里之遙，有個小村市，名叫劉村，也有幾家小店，是過路打棧的地方，却也有肉店、酒店、雜貨店、賣茶的、賣飯的、李

公然走到一家酒店裡頭。在後面隱蔽的所在坐下。這家店內老夫妻二人開的。並不用夥計。那老兒姓楊。人家都叫他楊好人。當時見一位官宦進來。即忙走將過去。李五爺說你與我打一斤酒來。可有什麼下酒。楊老兒道。爺們曉得的。我這裡是個村店。沒有好菜。要買牛肉。鷄子。鹹菜。鹹豇。兒。別的。可沒有。那老兒手忙脚亂。跑去跑來。端了一大碗來。放在桌上。又去打酒。切牛肉。拿了鷄子。鹹菜。一一搬來。與李爺斟上一碗酒。說道。爺們這兩年不來。一向在那裡發財。我看爺們臉上亮光。現現。你的運氣來了。只怕將來還要大發。這呢。李爺笑道。老人家休得過譽。我這幾年東飄西蕩。免得飢寒罷了。那有福分。依你的金口。我看你老人家。倒比前年強健了。你獨自一個。周旋着生意。還要種上。照應。又要掃掃地。汰碗。盪盪。你上了年紀的人。如何使得呢。楊好人說。爺們不知。近來生意清淡。那裡用得起夥計。我的老伴。送去抓柴。我的兒子。出去傭工。這麼才得苦度光陰。李爺一面吃酒。一面說着話。道。我也想起來了。你有個兒子。前年也在店裡。甚是老實。如今到那裡做去了。楊好人說。就在前面方家堡。方員外家。裡。朝去夜回。這個兒子。還算孝順的。一早起身來。與我開了店門。掃地。開掃。掃一切。停當。便到方員外家。去做田裡生活。到了日落西山。田裡做完。趕緊吃過夜飯。急急忙忙。轉來替我收拾店面。洗滌滌器。我到省力許多。只因前月方員外。出外去收賬。見我兒子老實。員外就叫他住在宅內。替他照應。照應至今。一月有餘。員外尚未回家。我叫老伴在家相幫着我。他一定要去砍柴火的。故此弄得我走了前。顧不得後。哪李爺聽了楊好人這話。心中大喜。暗道。真是我運氣來了。活該得着這件功勞。要是師叔不在家中。只解毒丹。手到拿來。想計全命。不該絕。說道。只是你老人家做了一世好人才。得爭下。只個孝順兒子。我且問你。你只店裡可好住夜的嗎。要去探望個親戚。離此尚有二三十里路。途今天走得疲乏。意欲在你店中借宿一宵。來日清晨。趁着早涼。動身。可使得麼。楊好人說。使得。只是屈尊些罷了。指着店房背後。說道。只箇炕上。就是我們兒子睡的。現在橫壁空着。只要爺們不嫌醜。儘可耽擱。李爺說。如此甚好。一回手。身。連摸出一兩多銀子。與楊好人道。你且收下了。明日一并再算。楊好人接了銀子。道。爺們要不了。只許多。我選記不清。老爺尊姓。沒有請教。理。李爺道。我姓李。你只管收了。我還要吃晚飯。哩。先與我做幾張餅來。酒是不要了。那楊好人歡歡喜喜的。放好了銀子。連忙做起餅來。李爺吃得飽了。楊好人夫妻收拾收拾。關好門。自到後面。去睡了。李爺待他們去後。吹息了燈火。跳上房。屋。來到外面。施展夜行術的工夫。連窺代跳。望方家堡而來。豈知這一去。惹出大禍來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方家堡李昆中葯箭

大樹林世杰遇三英

却說神彈子李昆。不片刻工夫。已到方世杰門首。四下裡一看。靜悄悄。毫無聲息。飛身上。了圍牆。往下一瞧。並無燈光。就在牆上。施展走壁之能。李爺前時。常到師叔家來。原係熟路。一直竟奔內院。到了西廂房。屋上。使個倒掛金鈎。翻身而下。更加曉得。方世杰不在家中。十分放心。也不窺探。動靜。一氣而下。一手。拉開窗櫺。側身進內。百寶囊中。取出千里火。順手。一。亮。開了。門。一看。只見五彩磁瓶。端端正正。要放在內。一手。拆來。連着千里火。箭。一并。藏在百寶囊中。心中。好生歡喜。正要回身。只見。裡邊。簾子。一。閃。閃。出一個人來。公然抬頭一看。唬得。魂魄。俱消。原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師叔。方世杰。他自從。前月。出門。做了一。路。買賣。可。巧。今日。黃昏。到家。把許多。金珠。寶貝。回

來吩咐妻子藏好。正在內房閑話。這廂房只隔着一層院子。方世杰坐在房內。忽見簾子外火光一閃。心中好生詫異。暗到我這裡誰人敢來偷盜。莫非無名後輩。一窺身來到簾子底下。輕輕扯開一綫。用目細看。正見李五開了屏櫥門。把解毒靈丹連瓶放在身邊去了。世杰見了仇人。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即把無名火直冲上雲端之內。將簾子拉開。門將出來。大罵畜生。你好大胆。我與你何仇。竟敢把師叔打成殘疾。今日遂敢盜我靈丹。分明自來送死。可不是我來尋你。李公然一見師叔。情知難以抵敵。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從窗洞內跳竄出去。使個燕子飛的勢。翻上瓦房。沒命的奔逃了。這方世杰已早追到。跟着跳下牆來。舉刀便砍。公然亮出單刀。招架二人就在門前動手。一來一往。不到五六回合。殺得李公然只有招架。不能還手。打量敵不過他。虛砍一刀。撒腿就跑。方世杰一路追趕。約有半里之遙。才出得方家壘北口。公然叫聲師叔。休得追盡殺絕。我要得罪了。說着話。手內彈丸早已扣上弓弦。只聽得吧吧吧。一連三個彈子。應聲齊至。只是李公然的絕技。有名的叫做連珠彈子。誰也不能躲得。那知他師叔何等工夫。不覺哈哈大笑。不慌不忙。見三個彈丸頭連尾連事而來。他起左手接了一個。右手抓了一個。第三個彈子。就把牙齒咬住。公然留心。瞧着暗道。這三彈之中。任他躲閃靈便。兩手善接暗器。至少也着了一彈。當下李昆只唬得魂胆俱消。撒腿便走。那知這方世杰。怎肯讓他走得。便把兩手中彈子。就用手指左右打將來。口中咬的也就嘍的吐也。與彈弓上發出來的相仿。利害若論公然的本領。也是個慣走水陸的大行家。背後有彈打來。如何不曉。左騰右挪。連躲三個彈丸。只也算完了。豈知這老賊隨手跟着三個彈丸。接連上了一條弩箭。箭的一聲。正中李公然的後背。李爺說道。嗚呼。嗚呼。一聲栽倒在地方。世杰哈哈大笑。道。畜生。你盜了我的丹藥。你把自己先治好了嗎。說着。大踏步趕來。即舉刀前來。便砍李爺。躺下來。遍體麻木。心神昏亂。那裡能夠掙扎。只得閉目等死。你道計全中了。良成的藥刀。還跑到公館。怎麼李昆中了一枝弩箭。就如此利害。呢。列公不知。單道毒氣也有毒的深。與不深。單說一般中在身。也有要害。不要害。若論吳成的竹葉刀。器具雖本毒。約性還淺。計全中在硬處。故此藥力緩而發毒慢。如今方世杰的毒藥。東西雖微。約性最深。李昆中的所在。正是後心箭頭。透入肉內。隔的地方不多。便是心包。因此毒氣直走心包。不但立刻栽倒昏迷。而且死的快當。只要一三刻。性命必然難保。聞言少叙。且說方世杰奔將過來。舉刀要砍。忽見樹林內。唵唵的跳出三個猛虎般的人來。一齊直奔方世杰。方世杰見三口刀。上下齊來。就不能去殺李昆。只得抵敵三人兵器。又遇着這三個都是定做下的結實傢伙。個個飛蹤跳。力大如牛。香爐足把世杰圍定。又似走馬燈相仿。那裡有絲毫放鬆。只聞叮叮噹噹的亂响。這一場惡鬥。足有一個更次。你說了半天。到底這三人是誰。一個金鏢黃天霸。一個關泰。一個白馬李七。候他們怎的到此。只因李公候動身之後。施賢臣一夜未曾合眼。只是放心不下。說道。昨日公然雖則前去。盜他師叔解毒的丹藥。我只恐他獨力難支。倘被他師叔知覺。這事大不妥當。倘或耽延時日。豈不誤了計全性命。不知計壯士今日病體如何。天霸答道。方才看他只是昏迷不醒。滴水不進。傷處盡流黃水。比昨夜似覺沉重。施公緊鎖雙眉。說道。請朋友位醫弟。想個主意。怎的救得他性命。聞小西聽了。便說大人且請寬心。吉人自有天相。大人若恐李兄獨力難成。關某趕緊的追上。相助公然哥哥。務把靈丹取到他師叔。倘然知覺。強搶也搶了他來。施公說開賢弟。既如此說。就請辛苦一蹣。早去早回。切勿遲慢。小西欣然應允。正要立起身來。只見天霸聞言。說道。昨夜

公然兄動身之時。小弟曾對他說過。與他巡風。他准要獨自前去。今日你一人接應。他分明是合他賭氣。因此我與你一同前去的。為是倘遇用強之時。也可見幾而作話。言未了。李七侯道。我也一同前去。他與我同時進身。此時你們二位前去。我只袖手旁觀。豈非顯得小弟無情。施公聞言。說道。三位同去。最妙。不必遲疑。急速動身。赶上要緊。天霸說。大人但請寬心。李兄白晝之間。料也不能盜取。必在黃昏以後。方能行事。方家堡離此只有七十里。遠近我們走到那裡。及至申牌時候。紅日還高。高兒呢。只是一件也是緊要之事。我們三人一同去了。今夜倘然惡僧又來。誰人保護。大人何路通拍着胸前說。保護大人有我呢。只要與王郭二位守備老爺。小心巡察。包管沒事。三位賢弟只管放心前去。趕緊把舟約取回。搭救計大。哥性命要緊。當日辭別大人。與眾位弟兄三人。離了公館。出了奉新縣。望着東南大路而行。一路無話。到了方家堡時候。尚早。三人找了一座酒樓坐下。過買酒菜。撤將上來。三位走了大半天。腹中飢餓。狼吞虎咽。吃了一陣。看看日落西山。三人倚着欄杆。一看街上行人。並不見公使到來。心中納悶。他們豈曉得李爺。此時正在劉村楊家酒店內。躲在裡面。同着楊好人。細談家常呢。三位英雄。看只街上行人稀少。天光將暗。抬頭看那斜對門一家人家。廣梁大門。好似大戶人家。六扇牆門。裡面左右兩條大長凳。坐着兩個人。一位年老的家人打扮。一個年輕的。人傭工打扮。坐在那裡閑談。忽見南首來了一位老者。年紀雖有花甲。精神十分強壯。生得長方臉。兩道細長眉。插髮一對三角眼。可惜左眼瞎了。鼻正口方。額下長鬚。黑多白少。兩耳招風。高額。身穿高布箭袍。腰扣武帶。足上薄底靴。子雄糾糾。氣昂昂。坐在牲口背上。押着一輛太平車子。來到門首。下了坐騎。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黃天霸鏢打方世杰

李公使盜藥救自身

且說三位英雄。在方家堡酒樓之上。看那老者。下了坐騎。就走入裡面。少時車夫出來。推着車子去了。小西說。黃兄弟。你看只個老兒。莫非公然的師叔嗎。黃天霸說。我也在此疑惑。正說之間。過買上來。三位爺們。可要添酒呢。天霸說。小二哥。我且問你。對門只家廣梁門。姓什麼。可是官宦人家嗎。過買說。他家姓方。也不知他祖上曾做過官來。現在只有錢罷了。我們這裡的人都稱他方員外。方纔騎着牲口來的。就是員外他們田地。也不少。各處都開着店舖。上月員外出。去收賬目。直到今日方才回來。黃天霸說。原來如此。我再要問你。只個方家堡可有住店的嗎。過買說。爺們若要住店。此去北面。不到二里。有一個小鄉鎮。叫做劉村。那裡倒有客寓飯店。亦代做居店。小西說。諾。大一個方家堡。南北一里多長。為何沒有飯店客寓。過買說。爺們有所不知。只個方家堡。不是衝衢大路。從靜海縣南門出來。六十里一條官塘。大路直到了劉村。要是仍舊依着運河。直奔正南。一百四十里。官塘便是滄洲了。我們只方家堡。就在劉村分路。岔向東南。就到此地。又不通大路。再往南去。都是村子了。故此過往之人。走不到只裡。我們的主顧。淨靠鄉莊生意。天霸說。原來如此。小二哥。總共多少銀子。說罷。三人起身下樓。過買收拾碗盃。吆喝下去。三位爺下樓。會鈔。共吃酒菜。一兩二錢五分。閩小西來到櫃上。取出了銀子。會清酒鈔。三人出了店門。離了方家堡。一路向劉村而來。關小西說。李老五一定在劉村住下。客寓等候。二更過後。方才來呢。我們此刻到劉村。一我就得了單帕。他此時就來。與我走了岔路。這就難找了。天霸說。劉村只有一條路。並無雜路。總得瞧見三個人。一路說着話。

不覺已到劉村。但見此店舖早已關閉的了。三位英雄東敲西打，驚動了幾家人家。方才尋得客廳，及至來到裡面，並沒有公然在內。只得住下一間屋子，吩咐烹了一壺茶來吃了。又到各飯店內問了，都是沒有。三人心中細想，這李公然那裡去了？三位商議已不必再回客廳，就此仍到方家堡來。將近北口，正走到林子旁邊，只林子叫做大樹林。李七侯眼快，早望見兩個人，一前一後，奔出方家堡來。三人隱身樹後，細瞧看。正是李亮在前，方才的獨眼老者在後，一路緊趕下來。公然跑到林邊，連打三彈，阻截老者。接去天霸等三人見了，發怔隨後就打回三彈。公然分明躲避，忽然哎喲一聲，躺倒在地方。世杰舉刀要砍，三位英雄一齊跳將出來，就與世杰交手。只一場廝殺，真是捨命忘生。足有一個更次。方世杰憑你英雄，了得究竟，止了此年紀。怎耐得三個出林猛虎，漸漸氣力不加，身子遲慢。黃天霸騰出身子，暗將金鏢，掏在手內，望着方世杰，噠的一聲，世杰見暗器已到，要想躲閃，無奈闖小西李七侯這兩口刀，如狂風驟雨，的劈來身子，呆了一呆，在左腕上着了一鏢，手中只口刀，噠的落在地下。方世杰說聲不好，躍身跳入樹林，穿林逃遁去了。小西忙要追趕，天霸連忙叫住，說道：他們暗器利害，我們救公然要緊，由他逃生去罷。三人一同來看李亮，見他振在樹根那裡，人事不知，叫了幾聲，並不回言。細看背上中了一枝小小弩箭，天霸說：只不消說是根毒藥弩箭，只是怎的如此利害？看此光景，斷乎等不到天明，就有性命之憂。只如何是好？小西說：不知他解藥約，盜了來，沒有李七侯說你不聽得方才老賊的話嗎？只分明是他盜着的了。天霸點頭道：不錯，不錯。我是急的昏了，且把他身上搜着，小西跑到他胸前，掏了一回，却是沒甚東西，又在右肋下一個皮袋內一摸，只有十幾個彈子。李七侯蹲在左邊，一手抄着他的百寶囊，說道：道在只裡了。便將藥瓶取出來，三人十分歡喜。小西說道：不知此藥吃的嗎？還是數的李七侯說我曾聽他說過，只要把少許敷在傷口，立能起死回生。黃天霸說：我與他把弩箭打下，便把只枝藥弩打下來，一看只有六七寸長，全是純鋼打就，共頭上三楞式的，顯着顏色。此時也無心細看，順手拋在樹林之內。小西把衣服解開，背心居中一個小孔，孔內淌出黑血，便道：只老賊的暗器，怎得毒到這步田地？李七侯早把瓶上塞子拔去，到出丹藥，與他敷在傷口，仍把塞子塞上，將瓶藏在身內。天霸說：我們且到劉村再行斟酌。李七侯說：我把他攔着走哩。闖小西說：將他振在你背上，你脫着他的好，便將李亮扶起。李七侯把背湊上，攔手挽住他的腿，灣站起來，先走。黃天霸在地上拾起李亮的刀，并方世杰的刀，同着小西隨後跟着。李七侯一路望劉村而來，原係一望之地。少時便到叫開店門，一同來到自己屋內。夥計說：方三位爺們方才那裡去了？直到此時纔來。眾位爺想是害病嗎？天霸道：我實說與你知了罷。咱們都是總漕施大人手下的軍官，我們奉了大人的鈞旨，到方家堡辦案。這是咱們的弟兄受了重傷，你快去安排，臥具好與他養神。夥計聽得他們都是辦案的老爺，連連答應，那敢怠慢。開店的手忙脚亂，一面吩咐安排臥室，一面叫夥計端正酒飯。自己烹起茶來，鬧得住店客人沒睡。天霸來到裡面，見李七侯已把公然躺在炕上看他面色。比方纔好些，果然這丹藥靈驗，神色也清了許多。身子也轉動了。只傷口皮肉漸漸紅活，黑血變紫，紫血變紅，滴去了許多。黑血便能開口。李亮說：多蒙眾位弟兄前來救我，恩同再造。爺娘重生，父母不然，我李某草草死多時，說罷，真想起來，給他們叩頭。天霸連連住，說自家弟兄何用，只此樣子。李亮兄弟千萬別動，你身子才好。第一要養神，吩咐夥計端正粥湯，好生在夢伺候。李老爺明日重重賞你。夥計自去服侍。開店的把茶斟了幾碗，一面飯已好了。把

酒叫爺們飲起來罷。眾英雄鬧了一夜，腹中飢餓，正用得着。此時心中快樂，酒落數腸，大家吃了一陣，用罷了飯，天光大亮，天霸見李爺好了大半，心內要趕緊轉回公館，就辭別店家，說聲打攪，大求出了店門，離了劉村，望館驛而來，一路無話，到公館門首，只見施安眼淚汪汪，從裡面出來，大眾一怔，天霸便問施安說計爺即刻纔死了呢，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過妙約計全活命

換服色李昆訪案

話說黃天霸同了小西亭七下了坐騎，李公然下車，打發駝夫車夫回去。此時李公然傷毒消盡，但覺疲軟無力，四人走進公館，遇見施安說計爺危過去，天霸眾人先到屋內看視計全，但見王郭二人前來行禮，彼此就坐，正待開言，只見簾子啟處，施公進來，背後跟着何路通眾人一齊見過，大人施公便問王殿臣如今計壯士怎樣了，王殿臣說方才昏暈了一陣，如今喚醒過來了。施公便問李賢弟，靈丹取來沒有，天霸說丹約取到了，公然兄險遭不測，現在尚欠精神，只話少刻再說。今先要救大哥，要緊。李王侯身取出藥瓶來，交與天霸，天霸走到榻前一看，計全合目昏沉，氣息如絲，隨即將藥敷上，公然吩咐把單衾與他蓋上，取汗，只就好好得快了。天霸說李兄方才小弟不知，只個招兒，沒與兄取汗，不然此時還要強旺些嗎。公然點頭說道：只丹約敷上，要不是見風出透一身臭汗，只要六個時辰歸本，這原施公忙叫何路通把窗格關上，王殿臣早把單衾與他蓋好。施公帶笑開言：李賢弟如何遇險，李公然就把動身以後如何到劉村，如何到楊家酒店，如何二更進去，盜了丹約，如何忽見師叔，如何被他射了毒弩，自己就昏迷過去，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黃天霸接着說：三人怎的到方家堡酒樓，看見世杰回來的，再到劉村，我尋李兄不見，怎的到了大樹林，遇見他們，這來怎的與世杰大戰一場，怎的一鏢打傷世杰，他才跑來，怎的把李兄上藥，回到劉村，厲所催了牲口，車子回公館的一五一十也說了一遍。施公稱贊一番，記了各人的功勞，吩咐擺酒款待眾位。賢臣親自把盞，與眾英雄道：勞十分歡喜。施公提起曹姓一案，須捉木匠到案，方有頭緒。黃天霸說：我等明日再去私訪，好多把此究理明。計大哥在雙塘兒，遇見頭陀，曾說有個木匠外甥，莫非有些來歷，且待計大哥刀傷全愈，再行探聽。李公然說：只頭陀既來行刺，逃回去了，這怕不肯死心。眾位兄弟，須保護大人，小心要緊。眾人點頭稱是。何路通說：咱們何不到玄壇廟去，把惡僧捉來，要是木匠在廟內時，一并就帶來，不然把兩個禿驢夾起來，怕他不招出來嗎。李王侯說：只倒是一條捷徑。賢臣帶笑開言：說二位你說得痛快，雄壯，雖是依近就近的辦法，只是眾人對的一個萬全善策，方妙。關小西說：依我愚見，玄壇廟也可去得。私訪也可訪，明日派開弟兄們，各有當責，要到玄壇廟去的，只管整備玄壇廟去的法子，出去私訪的，只管辦理私訪的道路，不知大人高見。若何。施公笑道：小西見得不差，但只明日先發私訪出去，探看動靜，只玄壇廟去的，可遲兩天，方才李五弟說過，他師叔的解毒丹敷上，只要不見風，取出汗來，無論甚麼毒器所傷，只消六個整時，立能返本還原。若過兩天，計全必定復原。然後再看一人前去，送須設個計策。施公又談論了此間話，盡歡而散。大人回到臥室，跟英雄出來看視計全，頓覺好的多了，面色也轉了，也能說話了。眾人一看，見他精神也。有了一見，公就直他道：勞又感謝天霸等眾位，天霸連忙叫他切勿如此，務要安心靜養。大眾說：我們不必在此驚動的。計大哥不安，咱們外面去罷。眾人遂各去安歇。一夜易過，又到來朝，大眾起身梳洗，用茶點已畢，黃天霸來見施公，今日派誰出去，若論機靈，計大哥

第一可惜不能出去其餘只得神彈子了。闕小西細心謹慎亦可去得。王殿臣精明老練就是這三個人罷。施公點頭天賜退出來便與李公然闕小西王殿臣三位說明大人吩咐你們出去私訪要訪得些風聲或是木匠姓名住居或是金釵的着落就算是功勞了。當下三人議定了道路各人自去理會。分頭私訪我就中單說李公然回到自己屋內脫去箭袍內着小袖拳衣外單湖色綢長衫白襪雲鞋手拿柄摺扇改扮了文人模樣腰內暗藏匕首出公館望正北而來一路留心細看不覺來到靜海縣的南門公然步進城門只聽背後一人喊道富明富明你今天可到玄壇廟裡嗎公然回頭一望却是個木匠見他背着斧頭鋸子肩上一個藍布搭褲向城門洞內隨追隨喊公然心中一動只見前面這個人也是手藝人打檢穿着白布短衫藍布的褲子脚上板頭薄底快鞋子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摩頭鼠目不像善良之人聽得背後有人叫喊他便立住了脚回轉臉來說道做什麼叫名姓姓的大驚小怪那木匠已到他身旁回答道說你又不犯甚麼王法就怕人喊名姓嗎此人說不是這樣講大街大巷叫人聽了不雅相你叫住我有何話說我要緊去幹事呢木匠說我叫你不為別事因為我們的東家要做佛事出月初三是他老太大的十週年要拜三天大悲懺你若到玄壇廟去對你舅舅說一聲他廟內與我東家老實主也不用講價叫他到出月初二先到雙林巷來東家裡把道場擺好千萬不可失期可巧遇見了你央求你帶個信兒就着我走一蹣唐官屯了。只人聽了也沒等他說完便把雙手亂搖說道廟內和尚忙得了不得連一個月都定滿了佛事你快到別處寺院去定罷況且我今也不到廟裡去你若去時也不過白跑一蹣我還有要緊的事過一日同你喝酒罷說罷長揚的去了。那木匠咕嚕了一回也就回轉身來出城而去公然聽得清楚暗想前面這個富明准是吳成的木匠外甥看他這個形像只金釵一紫只怕到有七八分光景想定主意就跟這富明走去看他幹些甚麼就遠遠一路跟下去了。好半歇到一條巷內見他到一座酒樓裡去在沿街欄杆內坐下李爺也走進去在靠裡面坐了酒店夥計過來問過了酒菜一一搬來公然一面吃酒一面留心瞧這富明雖在那裡吃酒不時把眼睛看着對門一家人家不知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神彈子旅邸達三傑

白後貌洋水識英雄

話說神彈子李昆在靜海縣遇見富明心中起疑一路跟着他來到酒店之中見他一面吃酒時刻瞧着對門李爺把對門一看見是一家住戶人家門前揚州式子矮閣門關着公然心中納悶叫夥計做了幾張餅來添上些牛肉羊肉吃得飽了忽聽呀的一聲見對門矮閣門開了有一個婦人在門口站着李爺細看只個婦人年紀二十多歲滿臉抹着脂粉身穿白單衫下面藍綢褲子立在門內瞧不見兩足的大小只見髮邊插几朵石榴花兒生得中等姿色透着些妖淫的氣象立在那裡觀看過往之人李爺心中想着只個婦人不像正經人忽聽那富明連咳嗽了幾聲只婦人就應着欄杆內做眉眼把手指着做些啞謎富明把頭點了兩點只婦人就關了門進去了。李爺心中明白方才婦人那個手勢分明叫他從後面進去半刻工夫只見那富明會了酒鈔出店門去了。李爺叫夥計過來說小二哥你生意忙呀夥計說只店全天都是沒事李爺說你莫要沒事我與你閑談閑談我且問你這條巷叫做什麼夥計說人家都叫他新街只里望東出了新街由右手向南走不到十間門面就是縣署街了李爺說對門矮閣門內他家姓什麼做什麼生意的呢夥計

說只是王成家裡方才這婦人就是王司務老婆。一家子只兩口兒，捉起他的主顧，都是大門墻呢。這王成家好手段，人家都叫他到宅裡去做生活，却時常不在家裡住。爺們可認得他麼？李爺說：「我要是認得，也不問你了。我是沒事，與你閑談罷了。」夥計笑了一笑，就走到櫃裡去了。李爺看那天光，已有申牌過後，就把酒鈔會了。走出店門，依着夥計的話，出了新街的東口，順手轉灣，走不上幾家門面，果然有條橫街，也是直東直西，進了東口，一路留心，打量着地段，差不多在酒店的對面了。一看北首的房屋，淨是店面，並無後門的樣。子心中納悶，細想方才那婦人的手勢，一定是叫富明從後面來的意思。為何這裡都是店面，不見他後門呢？只怕還要過去一段才是呢。那李公然三回五次，走了兩三趟，見淨是店家，並無後門，忽然見雜貨店旁邊有條小街，似不通的樣子。李爺走到街內一看，那盡頭處有個灣兒，轉過灣來，正是一條後街。一眼就看見對面牆圍內，露出招鴿子的小旂來了。公然心中明白，回身出了小街，想時候尚早，且去落了寓所，待到黃昏過後，方可進去探聽。他們消息，諒必這王成家今夜不回來的一路，走到縣衙西首，有家悅來客店。走進門去，夥計就迎接說：「爺們住店嗎？」李爺說：「我只要間廂房就是了。」夥計說：「有廂房，東西兩間，淨空着呢。」公然舉目一看，說：「就是這間西廂罷。」夥計說：「爺們要用酒，還是用飯？」李爺說：「酒是要的時候，還早呢。你先與我烹壺茶來吃了，少待上燈時候，再打酒罷。」夥計答應一聲，回到外面烹茶去了。李爺走到廂心，望着上房中間一照，見有三個人坐着，在西廂內吃酒。一個白臉，一個紫臉，一個黑臉，心中暗道：「好以劉闌張轉世了。只見那白臉的年紀四十左右，生得方面大耳，兩道劍眉，一雙秀眼，領下三絡長鬚，身穿羅箭袍，英風透露，又看只紫臉的長眉神鬚，虎目圓睛，年紀二十多歲，穿一領生紗短褂，身軀長大，像個好漢，那黑臉的也是二十左右年紀，生得細眉圓目，尖嘴縮腮，身材短小，骨瘦如柴，身穿小袖短衫，英雄桃包，下面兜襠褲，足登薄底靴，雖然穿着武打扮，看他像沒甚能為。公然只個人天生的和氣，到處禮貌謙恭，見了他們，就把手一拱，說：「三位尊兄請了。」只見那三人直站起來，齊說：「仁兄請了。」說着，那白臉的早已走到中間，只兩人也跟出來了。白臉的到了面前，一拱到底，說：「仁兄請到裡面小酌三杯。」公然連忙還禮說：「兄等在此相叙，小弟怎好攔阻。」清說：「白臉的說我們都是結義兄弟，沒甚事情，兄台何故見外？」一手挽着公然，朝裡就走。公然只得跟着三人來到西間屋內，那紅臉的扯了一張椅子，過來朝外放下三人，就讓公然首坐。公然那裡肯聽，讓了半晌，還是把椅子拋開了些。公然坐了客位，白臉的坐了主位，那兩個就左右坐了。夥計剛然拿了一壺茶，一個杯兒，走到西廂房，不見了爺們，就到上房來一望，見他們一起兒在這裡，便笑嘻嘻的走進來，把茶壺茶杯放在裡頭桌子上，移過三隻杯兒，斟了四個半杯兒，一頭斟茶，一頭說：「爺們在此請客，可要添酒菜麼？」白臉的就說：「咱們本來要喚你，你快些擺上一席上等的酒菜來。」夥計滿臉帶笑，連說：「曉得曉得，回身去了。」公然忙說：「尊兄何必過費，使小可不安，便問尊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那白臉的說：「我們三個都是金陵人氏，在下姓甘名亮，外號人稱白面狻猊，指着紅臉的說：「只是我結義兄弟人稱賽美羅，那龍那位是他的胞弟，人稱小元霸，那紫臉的說：「連忙站起身來說：「小可又聞金陵三傑的大名，只恨關山阻隔，未能拜會。不期今日得遇尊顏，只是小可的萬幸，說着話，作了個總揖。三人一齊還禮。公說：「仁兄過譽了，請問仁兄貴姓大名？」李爺說：「小弟姓李名昆，那公然未曾說完，光亮接着道：「莫非人稱神彈子李公然，李五元嗎？」李爺連稱不敢。三人一齊站起，說：「我等久仰大名，只是無緣相會，忽

見夥計搬進酒菜來。添了一副杯筋。斟上四杯酒。說聲爺們要什麼。只管叫喊。就是甘亮點頭。一擺手。夥計提了木盤。帶了殘肴。到外邊去了。四人坐下。甘亮把盞敬酒。談論當時世事。江湖上的勾當。論着拳棒刀鎗。十分得意。真是相見恨晚。甘亮說。小弟意欲與兄結為異姓兄弟。不知可肯俯就。李爺說。不敢。小弟也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甘亮都龍鄧虎。一齊大喜。立刻就叫店家。夥計聽得。連忙進來。說爺們呼喚。還是添酒。還是裝飯。甘亮說。酒也再添十盞。你先去買辦祭禮。我們要結義呢。說着。向兜肚內摸出兩個二十兩的長錢。交與夥計。夥計連連答應。歡歡喜喜的去了。只裡四位英雄。傳林述盞。說得投機不多時。夥計辦齊了三牲香燭。一切祭獻物件。把桃園三義的神馬。供在中央桌上。把三牲祭物。排列停當。點上紅燭。便請爺們拈香。四位英雄。一齊出席。來到外面。只一拜。有分教。黑夜交兵。攪得個天翻地覆。賢臣遭險。救出了虎穴龍潭。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俠士窺前聽密語

奸夫屋內露真情

話說四位英雄。來到外面。先叙了年庚。甘亮居長。李昆第二。鄧龍行三。鄧虎行四。夥計一面伺候拈香。一面到外面燙酒。忙忙碌碌。十分高興。甘亮先上了香。斟了神前酒。然後四人排下序次。一齊跪下。異口同音。稱我等甘亮李昆鄧龍鄧虎四人。結為異姓骨肉。從此有福同享。有馬同騎。患難相全。各無私念。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若有異心。神明殛之。四人誓畢。對着神三跪九叩。站起來。大家對拜了四拜。夥計把紅氍收起。一面把十盞酒。掣來。裡面只五个夥計。一齊恭喜爺們。甘亮說。少停一齊來領賞。夥計們叩謝過了。伺候着四位入席。夥計斟酒。李爺說。如今大哥上坐。甘亮也不謙遜。就在上首坐下。說愚兄有占了。李爺同鄧氏弟兄。都依次坐下。一看桌上。多了四隻小鍋兒。鍋內無非一色的魚肉火腿雞鴨等類。便問夥計。我們沒有吩咐。你辦下這個來。那是什麼。夥計齊說道。只个名叫一品鍋。是我們眾夥計敬爺們的。今日在小店裡。義結金蘭。將來四位爺們。都是官居一品位。列當朝的意思。甘亮聽了。對他們笑了一笑。說難得你們一片誠心。說着。摸出十兩一錠銀子。賞了夥計。眾夥計連忙磕頭謝賞。口稱謝了四位老爺的賞賜。立起來。歡歡喜喜的。站在旁邊伺候。李爺說。我們弟兄。都自己斟酒。你們不必伺候。鄧虎說。幹你們的事。去眾夥計謝了一謝。都到外面去了。甘亮說。賢弟。愚兄聞得你在山東保標。因何到此。公然便把受了糧船。幫聘金來。到天津。遇見施大人。青眼相看。我在他轅下。効勞。也想掙個出身。後來到奉新驛。遇曹必成一案。計全怎樣中了。約刀。自己到方家堡。盡約受了一箭。幾乎損命。幸得天霸等前來接應。將我救回。公館。今大人諭我等三人。改裝私訪。各人分道而行。小弟進城。遇見木匠呼喚。那人我疑心是金釵一案。故而我尋寓所。意欲黃昏。後前去窺探踪跡。不想遇着大哥。把上項的事。一五一十的細細說了一遍。絕無半句藏私。甘亮等三人聽了。同聲叫好。只是大丈夫的志氣。那綠林裡面。江湖道上。俱非豪傑父厲之所。大家歡呼暢飯。只見夥計點上燈燭。烹上兩前茶。來四弟兄。精拳行令。直吃到二更以後。方才用飯。夥計伺候飯畢。把殘席撤去。叫了安處。自己去收拾店舖去了。李爺便說。大哥與二位賢弟。各請安歇。小弟去去。就來三人。囑咐小心。在意。李爺回到西廂。把長衣卸了。揸好了七首。從庭心飛身上屋。施展夜行的工夫。窺房跳脊。在屋上望東而去。認準了罕鴿子。游飄身下去。落在圍牆之內。四下一望。見院子裡。燈光明亮。李爺隨行。警仗來到窗前。側耳細聽。正是一男一女的聲音。李爺就在紙窗上戳

了個小孔兒張着。男的就是富明女的就是酒店內看見的王成衣老婆。只聽那富明說：「只東西我豈容易得來。只一夜分明放在枕頭旁邊。到了天明我見時候不早。要緊出去。一定是忘記帶去。及至到了廟內。我尋不見路上。又沒處耽擱。到那裡去。不是你收拾了。還有誰呢。又聽那婦人說：「只怕你在牛路上落了。或是人多的地方。被扒兒手扒了。我要是拿了你的。肯叫你這樣。急急還。不說出嗎。與你也不是新交好。難道我的心。你還不知嗎。將來身子。總是你的。難道要你這一只金釵不成嗎。富明說：「你的心。我恐怕不知嗎。只件東西。原是要與你做個久遠之計的。豈知來了個喜管閑事的。施不全。被曹必成的妻子。在他手內。告准了狀子。四面八方。發人探訪。我嚇着了。逃到我舅舅的廟內。婦人說：「既然你躲在廟內。人不知鬼不覺。他們要來拿你。再想不到這個所在。的你為何又出來了。富明說：「只件事也是活該。我到廟的時節。恰好有個同行。叫做張四。正在廟內做工。就叫喊我。他說：「富明。你今天可是望望舅舅嗎。我只得答應他。正是口中。雖則答應他。心內却是一怔。我說：「張四哥。你做了幾天了。他說：「今天頭一天呢。我說：「生活做完沒有。他說：「還有兩天做呢。只個時候。我舅舅不在廟內。我心內就想等我舅舅回來。叫他回絕了。張四說：「過幾天再做。那曉得舅舅回來。向了一個和尚朋友。一起到廟。我見了舅舅。就把自己的事告訴一回。又叫他把張四回絕了。免得人家起疑。舅舅說：「你只管放心。張木匠只管教他做工。不過今夜明夜。施不全的腦袋都在我手裡了。你還怕他什麼。我一想。只事更好了。我就放心住在廟裡。張四來做工。也不必避他。了。豈知到了後夜。我舅舅前去行刺。却被他們看見。舅舅見事不要回身。便走。他們手下部將。在後追趕下來。我舅舅仔細一看。原來前一日在雙塘兒酒店內。遇見過的。回手發了一把葯刀。傷了他的肩頭。舅舅知道他中了葯刀。不過兩天工夫。終久要死。也就不去追他。讓他逃回去了。舅舅回到廟裡。說起此事。于七一聽。就說壞了事了。那時舅舅也想着。也把雙腳一蹬。說是我一時疎忽。放他走壞了。我就問舅舅：「為什麼壞呢。舅舅說：「我們在雙塘兒酒店裡吃酒。說話的時節。那人也在旁邊桌子上。哪及至我們走出酒店。只人還沒動身。只怕我們說的話。被他聽見。豈不要到廟中找尋。就是他沒聽見。我們的話。他只要問了酒店裡。就知我在玄壇廟了。如今中了葯刀。雖然性命不保。他只逃到公館。見了別人。豈不把我們的來歷告訴明白。嗎。到了第四天。舅舅同了于七。又去行刺。到了公館屋上。只見裡面。刀出鞘。弓上弦。周流巡察。保護得沒處下手。就到外廂屋上。細細探聽。那知他們全曉得了。正要到廟裡來。連兩個和尚。一個木匠外甥。一窩而擒。舅舅回來。說明此事。唬得我魂胆俱。忽聽得外面敲門。我只當官兵到了。正想逃走。豈知來了舅舅的師父。同師弟兩個。我方才定心。聽他們四個人商議。要在廟裡設下埋伏。準備抵敵。官軍殺他個片甲不回。我想了半夜。沒有合眼。此事弄得大大了。還是走罷。故此前來。看你商量個法子。我們及早高飛遠走。想此地一日也住不得了。若說要走。也是容易的。只苦了只件東西。沒了。我與你逃到別處。過這樣日子。李翁正聽富明說到這裡。忽然前棚棚的有人打門。要知何人。到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王成衣捉奸被殺

富木匠行惡遭擒

且說李公。坐在窗前。側耳細聽。那富明把前前後後。本原說了。心中大喜。忽聽前門有人叫門。婦人慌着。說酒鬼來了。一定知了風聲。酒也沒喝。特地來捉奸好了。婦人忙說：「你快些走罷。富明說：「叫我那裡出去呢。婦人說：「你從後面圍牆上跳出去。富明說：「圍牆上又高。又沒接腳。

的東西怎的跳得過二人正在着忙忽聽外面擂鼓也似的敲門口內罵道賤貨你在裡面做什麼不開門啞富明說你且答應了他再講被他鬧的四隣八舍都聽得了婦人口內喊着天殺的半夜三更回來我不要點起燈來穿了衣服纔好開門呢外面不管只是罵着說你要不開我就打門進來婦人口裡雖硬心內越發着急富明說你且不用慌我是口裡靜海縣地面一天也住不得了如今有兩條路在此憑你走那一條罷婦人道什麼路快說罷富明說你要就跟着我的我在房內等你去開門放他進來待我結果了酒鬼的性命與你拿此東西細軟連夜逃走到別處去天長地久的過日子你要是跟他的我就此走了與你斷絕往來今生今世再不見面了那婦人流下眼淚來說叫我怎樣捨得你下呢富明說既然這樣你就去開門放他進來罷婦人雖是點頭那兩條腿的寸步難行忽聽得外面豁喇喇一聲响亮果真打開大門進來了這李爺在富明內看得分明見他五短身材生一個貓兒臉斷眉小圓眼睛小耳朵十几根髮角亂鬚眉毛眼睛聚在一處可憐他死在目前尚然未曉一進房指着老婆就罵氣呼呼的說你做底好事東一張西一看照了照林底下說道只今忘八躲到那裡去了正要回身出房尋我忽然見富明搶將進來手提一把菜刀一手拉住王成衣舉刀便砍只聽得磕磕察察的一連七八刀把個王成衣的腦袋砍得伶伶仃仃沒有一半完全的了李爺看這光景也覺可憐只婦人雖則與富明通奸究竟與酒鬼十幾年結髮之情見丈夫死得太慘聽他臨死砍到兩三刀的時候還喊叫大姐快來勸勸饒了我罷豈知婦人這時光唬得渾身亂抖心頭亂撞一頭哭一手拉住富明說你把我丈夫殺死叫我怎樣呢富明說你是唬昏了快快收拾細軟東西替換衣服打成兩個包袱等待天明同你逃出去城去住他鄉再作道理那婦人聽了越發哭起來了我是小足伶仃怎會逃難跟你去也是折磨死了登在只里明日官府捉去謀死親夫也是六刀之罪我前後總是一死你索性把我殺了倒是給我一個爽快省得受許多驚浪說着揪住富明當胸衣服只是不放手就要想走嗎富明聽了只幾句言語見他真個不肯放他不覺一時怒起便把左手對着他胸前只一掌打個正着那婦人怎禁得只一下把手一鬆仰面朝天往後墜咚的一交跌倒在地也是活該只一交跌下去可巧他的腦袋碰在柱礫石上只聽得亮托一聲响登時腦漿迸出一命嗚呼富明見了哈哈一笑說只是你自己已討死與我何干李爺恐被他前門走了一翻身跳上瓦房來到庖心飛身而下悄悄閃到房門之外也不進去捉他只在房門外等着看他在裡面做什麼却說富明見婦人已死把手內切菜刀拋在一旁走過去把箱籠物件亂翻亂倒見了值錢的金銀首飾就向兜肚內亂塞雖是小經紀人家倒也有好幾十兩銀子的東西那知他翻來倒去隨手抓到一件東西富明哈哈大笑說道原來果然是你拿的想你平日與我恩愛都是哄我哪你只死得一些也不寬枉了李爺聽了在門縫內瞧着見他手內拿的黃澄澄的正是一隻金釵把來也放在兜肚之內笑嘻嘻的說道我有了這些東西到處好過日子難道沒了老婆嗎老爺走他娘說着走出房門不防李爺閃在旁邊等他走到近身嗚聲慢着把他夾頸皮抓住小雞一般提將過來富明只一唬幾乎失落了三魂七魄口中只叫爺爺饒命李爺說你自己不肯饒人倒曉得叫人饒你也罷你把兜肚解下來獻了我我便不來殺你富明無奈自己性命要緊只好將兜肚解下來說爺爺拿去放了我罷李爺一手接了兜肚說且慢我得了你的賄賂應許下不殺你你只管放心罷說着將他搵在地下尋了一根繩子把他四馬攆蹄細個結實然後將兜肚束在自

已腰間一手提了富明出了院。直奔圍牆而來。要知將富明拿去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曹叅僕當堂釋罪

富木匠就地行刑

却說李公然提了富明。回了客廳。來到西廂屋內。只聽得外面正打四更。把富明拋在地下。自己斜卧炕上。累息片時。天光大亮。只聞鄧虎在裡面說。恭喜二哥。差使得了。公然連忙起身。來到上房。見了三傑一同坐下。說哥弟此刻欲往何處。要是沒事。何不與小弟同往。奉新驛。兄弟們也得暢叙幾時。甘亮說。賢弟公事在身。理當先去交差。一路保着大人。建立奇功。偉績爭名。揚後世。塵子封妻。就是愚兄面上也有光彩。我等現在要訪探友人。與賢弟後會有期。李翁說。小弟就此告辭。叫夥計出去。僱了車子。把富明安放車上。用一个大蒲包套在富明身上。李翁不喜臺車。跟着步行。甘亮等三人。送至外面。未免大家有依戀之情。鄧虎更加難捨。二哥定要獨送一程。李翁擋阻說。兄弟請留步。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等後會非遲。何用如此。鄧虎也只得罷了。四人各自一拱。而別。單說李公然。押了車子。出得靜海縣城。一路望奉新驛而來。路上無話。不多時。就到了公館門首。李翁喚叫從人。伴當。把蒲包提到裡面。屋內吩咐他們留心看守。此乃要犯自己。與何路通。李七侯。郭起鳳等。見禮。只見計全坐在那裡。瞧見公然進來。早已迎將出來。又謝了盜約之情。李翁說。計哥哥貴體全愈否。計全說。多謝賢弟。只個丹丸。真是仙丹。如今竟無一絲毛病。賢弟訪得案情。且見大人消差。再與你賀喜。李昆即到裡面。見了大人。行禮已畢。吩咐一旁坐下。李翁叫把富明帶來。此時從人早已開發了車子。回去把蒲包除了。將富明脚上繩索解開。單捆兩臂。將他押到施公面前。來李翁便說。末將交差。施公便問。此係何人。李翁就把昨日私訪的情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說着話。向兜肚內摸出一枝金釵。兩手奉與大人。大人接來一看。滿面堆笑。說。李賢弟。又是一件頭功。可喜可賀。吩咐從人。叫軍士們。貼班伺候。施賢臣居中坐下。下叫把富明帶上來。從人答應一聲。兩個軍士。押了富明。朝上跪下。施公便說。富明。你。把得金釵。調戲周氏之事。從寬供來。本院從輕發落。若。有。半句。支吾。我請上方劍。斬你。腦袋。後悔。莫及。富明一想。左右是死。不如招了。免受刑法。便說。小人情願招來。只因。小人在曹翰林家。做工。曹翰林。有個小妾。周氏。年方二十多歲。生得。風流。標緻。常到做工的地方。看小人做工。小人見他。生得。俊俏。心甚。愛他。恨不得。把他。一口。團圓。吞下。肚去。可巧。他見了。小人。常把。言語。搭訕。小人心。中。昏了。當他。看中了。小人。夜夜。思念。與他。只。一日。玉鳳。送茶。壺來。說道。我家。姨奶奶。的好。茶。叫我。送與。你吃的。我聽了。此言。心內。就想。姨奶奶。地。要好。把自己的。茶。壺。給我。木匠。司務。吃。茶。呢。及。至。呷了。幾口。只。個。味道。世。出。以來。也。沒。嚐。過。我就。開了。壺。蓋。看。着。什。麼。樣。子。的。茶。葉。那。知。一。看。只。見。黃。澄。澄。的。一。枝。金。釵。我。想。金。釵。怎。的。在。茶。壺。內。呢。一。定。姨。娘。看。中。了。我。叫。我。夜。裡。進。去。只。個。金。釵。就。是。表。記。我就。收。在。身。旁。到。了。黃。昏。時。候。在。門。房。內。一。間。今。夜。曹。老。爺。不。回。來。了。我。想。越。發。對。了。只。個。時。候。我。脚。下。沒。穿。着。鞋。子。怎。好。進。去。呢。剛。見。有。雙。鞋。子。放。在。那。裡。認。得。是。曹。必。成。的。諒。他。睡。着。忘。記。收。了。心。中。一。想。若。是。赤。了。脚。到。姨。娘。房。裡。究。竟。不。雅。我就。借。用。一。借。用。罷。誰。知。穿。上。鞋。子。走。到。姨。娘。房。中。燈。火。也。滅。我就。輕。輕。叫。了。幾。聲。姨。奶。奶。並。不。答。應。我。當。他。等。得。性。急。了。睡。在。牀。上。罷。我就。摸。來。摸。去。摸。到。牀。上。並。沒。有。人。正。要。想。出。來。只。聽。得。脚。步。响。我。心。中。歡。喜。的。了。不。得。只。道。是。姨。娘。來。了。連。忙。將。他。一。抱。就。與。他。親。个。嘴。兒。那。裡。曉。得。一。嘴。毛。烘。烘。的。他。就。喊。叫。起。來。方。才。曉。得。曹。老。爺。到。了。我。唬。着。生。出。急。智。就。把。鞋。子。脫。在。房。內。

赤脚逃走出來。倘然李爺追究起來。讓曹必成去晦氣。與我不相干了。如今過着大人。是青天。小人怎敢說謊。只就是已往從前。求大人筆下超生。施公說你謀死王成家夫婦。從實說來。富明一想。此事被他們在意外都聽見了。當時就把我捉住。再也賴不過去。我橫豎一死。索性說了。免得受辱受苦。就把向來與王成家妻子通奸。後來怎樣。躲在廟內。又進城去。將王成家殺死。一事從頭細說一遍。施公吩咐記了口供。計全何路通二人。保護軍士押着富明一封公文。連供單送到靜海縣去。計全二人上馬。取了傢伙。軍士押了犯人在前。一路進城。到了縣衙。二人下馬。計全把公文取出。呈與知縣陳太爺看了。知前案已得。今又有兩條命案。只怕我的前程有些不妥。吩咐候點堂。一面差人去請曹步雲。到一面監內。提出曹必成。不多時。案犯齊集。知縣升了大堂。兩旁衙役書吏。一齊伺候。陳景隆先請曹翰林到堂。曹必成跪在下面。知縣吩咐帶木匠富明上來。差人傳說帶凶手曹步雲。一看認得。是時過他在家做工的富木匠。看他見了知縣。全不翻改。照前番的口供。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曹翰林方知冤苦了這義僕。心中好生難受。陳景隆審明了富木匠。清供書吏記了供單。隨即當堂。真曹必成除去刑具。換了衣服。將富明釘錄收監。吩咐獄官格外留心。一面叫差人快些備一乘小轎。一匹牲口。自己也不敢打道了。單傳轎夫伺候。先請計全二位上馬。先行。陳景隆坐上轎子。曹步雲坐了小轎。老人家騎了牲口。只用四個公人。一項紅傘。出了南門。望奉新驛而來。一路無話。不多時到了公館門首下馬。出轎的出轎。門上報知。施公說。靜海知縣到了。大人吩咐道。請陳景隆曹步雲主僕進公館。來到書房。見大人已畢。大人吩咐着坐。曹步雲謙遜一回。方才坐下。陳知縣跪倒在地。連連叩首。說卑職該死。回稟大人。現今曹必成一案。已將木匠富明說明。口供曹必成實情。冤枉今已開釋。富明連傷三命。請大人諭下。施公定了富明立斬的罪名。因他尚有餘黨。不必詳文上去。即於明日就地正法。豈知仍然不妥。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關小西私探玄壇廟

黃天霸護囚靜海城

却說施賢臣代理巡按。可以先斬後奏。便宜行事。富木匠連傷三命。罪無可逃。定了斬決。因為他尚有餘黨。恐其反牢。劫獄沿途邀截等情。就命明日午時。在本城處決。陳景隆理事糊塗。理應開缺。姑且從寬。俾其改過。自新。記了大過三次。曹步雲遇事糊塗。誣告一番。着將曹必成領回。好好看待。曹翰林諾諾連聲。同了曹必成。謝了大人。先回去不提。靜海縣知縣。啟稟大人。說城中只有右營城守。別無武將。恐其臨刑。劫奪。請大人給發能員。保護法場。方為妥當。施公點頭稱是。貴縣先回衙理事。把王成家內屍首。可曾料理。陳景隆說。卑職昨日清晨。就得報王成家被縊。斃死二命。卑職立刻前去相驗。就見大門打壞。王成家夫婦。殺死在地。箱籠物件。倒翻在地。卑職只道強人所為。怎想到因姦被殺的呢。就命地方。買棺木成殮。房屋封鎖。入官。及至回到衙門。大人的公文。連兇手到了。施公說。只是糊塗。你不想要是強盜。豈有不帶刀劍。怎麼凶器。倒是切菜刀呢。你以後若不虛心辦事。照此糊塗。少不得去了前程。陳知縣連連磕頭稱是。卑職再不敢粗心草率的了。施公說。你就回衙去罷。明日我打發黃副將。並王郭二守備。一全保護法場。便了。陳景隆謝了大人。告辭出去。打轎回衙去了。不必細表。且說施公平反了曹必成。冤獄。只等明日斬了凶手。便可起身。只因玄壇廟凶僧吳成。結連了于七。改名的

薛帥若不除去，終是百姓的禍根。便與黃天霸、李公然計全三人商議此事。李公然說：「我聽當明說，玄壇廟內又有吳成的師父，師弟這二人本領非常，不知叫做什麼。如今廟內設下重重埋伏，全有準備，只怕將來為禍不淺。施公說我不慮他行刺，所憂者不在此時，將他除了，將來秦檜遺患，陷害良民，百姓計全說行刺到最要嚴防。我料他們時常到來，只因防備得緊，故此不敢下手。正在議論，只見關小西王殿臣二人回來，見了大人，行禮又與眾兄弟一拱手。大家還禮，大人吩咐：「同生，便問二位今日私訪如何？」小西說：「我聽說曹成的案情，得了哪施公說，這案已結了。我問的是玄壇廟裡的消息如何？」關小西說：「這玄壇廟的事，我也打聽得大略了。今日我與王老爺出去的時節，就商議好，同走一路到唐官屯玄壇廟去，因為恐怕惡僧看破形迹，孤掌難鳴，所以二人同去有個斟酌。到了唐官屯一看，却是個熱鬧去處，這條鎮南到此也有二里路長，就在雙塘兒的複裡南頭，靜有個鄭家花園，極其寬大。這玄壇廟就在北頭的市稍離開市鎮，有一箭之遙，房屋倒也不少，大約總有數十間，四面圍牆高峻，和尚不過十幾個，都是念經拜誦的客僧，並無本鎮只有富家和尚靜脩，是個飛賊出身，就是行刺的吳成那如今來了。這十七法名，叫靜喜，與他一師門下。今日這兩個老賊，不在廟裡，我二人胆大了，就走到裡邊，客處游玩，並不見什麼踪跡，去了些香錢，就出廟來，到鎮上走了兩路，在一家大茶館內，啜茶在裡面，關子裡坐下，泡了兩壺茶，二人慢慢的吃着，就見旁邊桌子上，也有二人在那裡啜茶，正然講的高興，一個說：「我是寔在勞不起，他幾錢不，是買命錢嗎？」一個說：「起初還好哩，自從靜喜師來了，幾鬧得黃河般的混了。時常三更半夜出去，回來時要茶要酒，伺候一天，已經乏了，巴不得放到頭就睡，還要時刻叫喚，要長要短，寔在不體惜勞人。」一個說：「前日又來什麼師父了？」王二哥我且問你，在什麼當家的師父，師弟都是拖着辮子的一個，說你不曉得，這個師父不是出家做和尚的師父，是他習學刀槍拳棒的師父。呢？這是江湖上有名的大本領，叫做活閻王李天壽。人家遇着他，就是遇見閻王了。你道利害不利害？那師弟叫个賽猿猴，朱鏃，別看他癆病鬼的樣子，樓房也跳得上去，哪一個說：「這閻王一來更不好哪？」又生出許多主意，到了黃昏時分，四周圍弄這花巧一樣一樣的安放，不知防着強盜呢？還是賊兵，真是累得人折筋折骨，真正要見閻王的了。王二哥我昨日聽見施主家講說，咱們南頭那個鄭家花園，出了妖精，我們回去罷，你就多辛苦點兒，我對當家的說，叫他加你的錢就是了。說着話，二人去了。我與王老爺見時候不早，也就回來了。據我看這玄壇廟，狠有些費手。施公聽了愁眉不展，就把李公然聽了當明所講的話，略述一遍。小西說：「合符的，計全說：『這個活閻王賽猿猴，我到認得的，真是有大本領。』」眾人都說：「計大哥，如何認得他們？究竟有多少能耐？計全說：『究竟的能耐，我也不知細底。我單看着賽猿猴，顯過一回手段，就把前番到雙塘兒私竄在半路之上，大松林裡，遇見一老一少，那癆病鬼，手打二雁的話，細說一遍。眾人都說：『一定是的。』」施公便問眾位賢弟有何計較。擒几个賊人，與百姓除害。天霸說：「明日待咱保護法場，斬了當明之後，就叫知縣着城守右營調二百名官兵，會同黃昏時候，在雙塘兒取齊，二更到唐官屯，三更圍住玄壇廟，我等眾弟兄殺進廟內，一齊動手，把他們掣住。李公然說：「眾弟兄不能一齊進去，只宜進去一半，其餘要在外面分頭埋伏，俱各有汛地，把守方為妥當。」施公點頭說：「五弟之言有理，各人預先派定，誰人進廟，誰守那一路，在那裡埋伏，準備掣獲，說着天霸同着王殿臣，郭起鳳，入城保護法場，不多時，進了南門，到得縣衙，丟鞭下騎，來到花

廳陳景隆迎接三位入內。景隆升堂。傳齊衙役。在監提出富明。細綁停當。判了斬條。就請天霸等三人上馬。城守馮老爺帶領二百軍兵。弓上弦。刀出鞘。在前開路。黃副將同王郭二守備押着犯人而行。隨後陳知縣。擺道親自監斬。一路來到教場。出轎上演武廳。升座。旁邊客位坐着普天霸。細綁手將犯人推到教場中間。朝上跪着。二百軍兵發一聲喊。將犯人團圍住。城守馮老爺騎在馬上。手執大砍刀。四面巡哨。王殿臣郭起鳳各執軍器。在演武廳下左右保護。當時看的人擁擠不開。此時正交午時二刻。只爭一刻。開刀就沒事了。豈知禍從肘脇起。變在轉眼間。犯人被賊劫去。大鬧法場。要知搶劫的緣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設埋伏閻王定計

劫法場眾賊奮裝

且說靜修頭陀去行刺。無奈防得緊急。難以下手。兩次俱是空勞跋涉。那一天。吳成的學武老師。活閻王李天壽。同了小徒弟朱獃到來。吳成大喜。擺酒款待。就把于七報仇之事。對他說了。又提起外甥藏躲的情節。如今施不全那裡知道。咱們在此。少不得遲早要來相犯。我們這施不全手下之人。狠有能耐之人。我只恐寡不敵衆。幸得師父同師弟到來。這是徒弟的萬幸。活閻王便問。施不全手下共有多少。能人于七說。舊時不過四五个。吳成說。如今也不滿十個。內中還有幾個平常的呢。活閻王聽罷。哈哈大笑。說。道。有一百與八十倒要帶我手脚。原來只點小輩。殺雞焉用牛刀。我料他們心腸狠毒。日間必不到。恐怕我們逃竄。一定半夜三更。調了官兵。先把廟宇圍圍住。各路設下伏兵。然後進來。一網打盡。于七拍手說。師尊料事如見。一些也不曾差錯。吳成說。這便如何是好。活閻王吩咐趕辦埋伏。等到黃昏。一切舒齊。活閻王李天壽。叫他按法埋伏。以後夜間。每天闖了山門。就設埋伏。到了天明。先行收了。然後開門。把個玄壇廟擺佈鐵桶相似。那知到了明天。就等着富明被擒。信息吳成于七連忙進城打聽。就是個小西到廟裡的這一日。他們兩個探得。明日午時。就在縣城處斬。商議着要及牢。刻獄。等到二更以後。飛身上監牆四面觀看。無奈把守得風吹不進去。二人三回五次。不敢涉險。只得越圍牆而出。回轉廟內。告訴了師父師弟。活閻王說。天已將亮。反牢刻獄。神仙也來不及了。橫豎明日午時處斬。我們去搶劫法場罷。當下四人計議。停當。一到天明。吃飽了酒飯。各人改扮了服色。方可混入。眼目活閻王李天壽。並用一把鐵鑿鐵。將中間暗藏一把利刃。計重六十四斤。長有三尺五寸。他殺得性起。從漿柄內抽出刀來。左手舞盤。右手揮刀。憑你千軍萬馬。所到之處。但見血肉交飛。此時就扮做個漁翁。頭上原係的露頂涼帽。身穿葛布大袖衫。下繫藍裙。足下草鞋。把漿柄在脇肋下。那賽猿猴朱獃。形如病鬼。還有誰人起疑。不用更換。但將一對雙刀。藏在身旁。吳成除去了頭上金箍。就用一個紫檀道冠。身穿一套破衫破褲。手中拿一條硬樹扁担。腰掛一柄銅斧。扮個樵柴的樣子。于七也把金箍去了。帶上道冠。將髮盤上插了一枝竹簪。身穿藍布道袍。足上一雙半舊朱履。背上把寶劍。手中拿着白布招牌。上寫神符治病。不取分文。就弄個走江湖的畫符道士。這等的喬裝打扮。極是容易。立刻扮換停當。陸續出廟。直奔靜海城。來到城內。吳成遠遠望見。人山人海。都是看殺人的。那差使還沒來。只有當圍地。保在教場伺候。這些看的人。有的吃酒。有的吃點心。食物有的賭錢。有的看把戲。有的看耍弄棍棒。東一堆。西一簇。紛紛擾擾。吳成四面尋找。只是看不見他們。三個走到演武廳。那裡地方。會着藤條。不許閒人過去。吳成望了一望。他們也不在此處。回身再去搜尋。走到一個人圈子。正是于七。在那裏鬼鬼垂符。口中說道。不

論什麼打傷跌傷無名腫毒一不用刀針二不用丹藥只要三道靈符立刻全愈。有毛病的請過來當面見功。分文不取。有緣過我錯過難逢。吳成在旁邊哧的笑將出來。就把身子往後一鞠。那背後的人直跳起來罵說你這青柴的忘八。只管好笑。把身鞠甚麼鳥。把你腰內斧頭柄拗的我卵脬都穿破了。吳成一聽罵他忘八。那裡忍得住了。就頓然大怒。一把揪住那人。把扁担就打看的人發一聲喊。都說有你這樣不講理的。哪大家來打呀。這一亂不知可要鬧出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飛山虎欣逢好友

七煞神大鬧法場

却說吳成正要用強。眾人嚷亂于七恐怕鬧出事來。不當穩便連忙過來解勸。說這位賣柴的朋友。你砸了人家。還要動手。這是你的是。了一手。便把吳成杜住。說算了罷。又向眾人作一拜。細細說道。眾位施主。看出家人面上。讓我醫治人家。毛病罷。眾人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與他較量。閑話休題。且說吳成同了于七。會在一處。東尋西看。只是瞧不見活閻王。賽撥猴。兩個走到一個人圈子裡。二人擠到中間。却是賣拳的。在那裡打對子看的人。齊聲叫好。于七一看。只兩個賣拳的。年紀都不上三十歲。身上赤着膊。下面都是兜襠褲。褲足上繫統統靴。一個使一根三節連環鎖鏈棍。一個使兩柄板斧。丁丁當當。打得真好看。這使棍的中等身材。白淨面皮。豎眉鷹目。露着殺氣。那使斧的魁偉長大。面如鍋底。粗眉大眼。潤口招耳。領下俱無鬚髯。像一對好漢。只見二人把一蹬斧棍。打完向眾人拱手。借助盤川。頃刻間丟了一吊多錢。二人把錢收拾起。只見吳成走過去。把手一招。說二位賢弟。久違了。二人看見就是一怔。便說哥哥。你怎的以下還沒說出。吳成丟了一個眼色。二人就說你怎的也來看殺人。吳成說不錯。我把柴賣了時候。還早聽說今日殺人。因此來瞧。瞧熱鬧兒。二人便把場子收了。穿了衣服。拿了傢伙。同着吳成走到教場西首。一條橫街上看見一座酒樓。三人走到樓上。裡面閣子裡。頭揀副座兒。只見一個遊方道士也跟了進來。吳成拖他。一全坐下。酒保問過了酒菜。立刻搬來擺在桌上。自去應酬別的主顧去了。吳成就對二人說。二位賢弟。你們來見這位。就是于六的兄弟。于七。現今改名薛剛。從了我師。立本禪師出家。法名叫做靜喜。二人立起來作了一揖。齊說久仰大名。無緣拜會。于七還禮不迭。吳成指着那白臉的說。這位就是玉面虎馬英。指着黑臉的說。那位便是七煞神張寶。他們都是卧牛山的。賽主于七。說久聞二位英雄。蓋世難得。今日相會。真乃萬幸。四人謙遜坐下。馬英便問二位哥哥。為着何事。喬裝打扮來此。莫非今日所殺的這人。與二位哥哥相關麼。吳成笑道。馬賢弟。真是機靈。一些也不錯。這件事說也話長。就把雙塘兒。遇見于七。要報仇的話起見。直至同了師父。李天壽。師弟朱鏞。改扮進城。意欲搶劫法場的話。約畧說了一遍。今日天賜其便。巧遇二位賢弟。到此望。拔刀相助。馬英張寶說自己弟兄。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四人一頭吃酒。一頭講話。吳成說二位賢弟。為何在此。賣柴。馬英說我們的事。也是一言難盡。現下時刻。午牌快到。不能細說。過後再告訴哥哥罷。只是今日這件事。也須定個主意。少停。救了你的外甥。打那裡走呢。或者他們有了準備。施不全。派下能人保護。少不得一場廝殺。倘然失散。可到那裡叙會。吳成說我們全算計定了。少停等陰陽官報時刻。劊子手朝上打千。請刀為號。我們一齊發作。于七弟。劊子手開路。我就搶了犯人。背着跟他。一直殺出南門。直奔正南四五里路。有個大松林會齊。一同到唐官屯玄壇廟。我師父李天壽。師弟朱鏞。他二人抵敵。施不全部將諸事安排。就是缺少抵擋官兵。城守並這民

壯馬快正在為難。又沒一個嘍兵伴當。甚是憂心。幸得二位賢弟到來。豈非愚兄的萬幸麼。馬英說哥哥放心。正說着。只見遠遠鐮聲响。亮那街坊上的人向東亂奔。口裡嚷道。快看呀。差使來了。真成一個騰步。正跨到前面樓窗上。朝下一望。就見官兵官將紛紛攘攘。已到教場裡面。望見後面一頂紅繖如飛般的搶進去了。連忙回轉身來。把手一招。說三位快走。說着自己先下樓去。背後于七馬英張寶。急忙取了傢伙。隨後連寬帶進下。扶梯直奔出來。酒保喊道。四位出來會帳。共吃一兩二錢三分。那知他們連理也不理。直奔街上去。了。掌櫃的看這光景不好。准是要賒吃了。還虧他心靈手快。隔櫃拈一把。扯住了張寶的肩膊。那知恰巧撞着了七煞神。順手一摔。掌櫃的怎當他蠻牛般的力氣。就直撞過去。只聽得豁喇喇的。兵兵兵。一陣亂响。把山架上的魚肉。董碗。碗盞。傢伙。打碎。个精光。夥計連忙過來。將他扶起。一看。頭也跌破了。手也跌直了。還倒了一身的油膩湯水。掌櫃的直氣得眼睛發定。又是懊恨。又是疼痛。人又跑了。今天的人。成千成萬。那裡去追。只有把他們痛罵一場。見旁邊留落一條硬樹。扁担。這就算賺頭了。一言表過不題。且說四條好漢。離了酒樓。出橫街。趁着眾人擁進教場。正見靜海知縣。出了一轎。上演武廳坐下。那一營五百官兵。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團團圍住。圍子。四人要想。進去。却被官兵吆喝住了。四人不發作。暫且忍氣。只得就在他們背後張望着。這演武廳上。居中坐着陳景隆。大爺。旁邊坐着黃天霸。手揀單刀。威風凜凜。背後踏着多少刑房書吏人等。廳下。王殿臣。郭起鳳。分立兩旁。犯人跪在中央。細綁手。劊子。四圍保定。只聽陰陽官報說。午時二刻。就見城守馮老爺。摸着火刀。周圍巡視。此時看的人。都在四面遠看。誰敢到圍子裡去。吳成。心內着急。又不知師父師弟。可在這里。暗暗與于七馬英張寶三人。丟過眼色。這就直跳的咆哮起來。亂叫了一聲。猶如青天裡起了一個霹靂。提起拳頭。如碗大的。照着那官兵亂打。就這一陣亂嚷。裡頭陰陽官正報午時三刻。不知富木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教軍場要犯被劫

靜海城百姓遭殃

話說陰陽官報正午時三刻。陳知縣分付推下去。左右把犯人雙臂綁定。飛奔到教場中心。朝外跪倒。只見那劊子。手揀着那把勾魂落魄鬼頭刀。搶步上演武廳。單屈膝一跪。稟請行刑。陳知縣說聲快做。忽見那邊發一聲喊。就見四下裡。撲撲。撲。如猛虎般的跳進五六個人來。陳景隆。只味得渾身發抖。心頭志志的跳。個不住。二十八個牙齒。投對兒。廝打那劊子。手剛剛纔要舉刀。不料于七在人叢中。直趨進來。一個滾地龍之勢。早到跟前。把背上的寶劍。嗖的拔出。順手一揮。劊子手的腦袋。已離却頸項。撲。的屍首。栽倒。吳成。此時早把官兵。推倒。腰間拔出砍柴斧頭。連窩帶進。也就到了外甥身旁。叫聲外甥。不要驚慌。我來救你。口中這般說。手中柴斧。起處。早把個細綁手。砍倒。有幾個機靈的。見勢頭不好。走得快。就算便宜于七。已將富明的繩索。割斷。吳成。背了外甥。掄柴斧。一路使着撒腿。就跑。于七。舞動寶劍。在前開路。把這些官兵。切切切。切的亂殺。那黃天霸。一見燕子般的飛進幾個人來。便知事情壞了。站起身。大罵。大胆強徒。擅敢搶劫。要犯偷來。也提了鋼刀。直奔上演武廳。來劈面。正迎着一個老者。鬚髮皆白。長鬚。打個結兒。頭帶草帽。漁翁的打扮。手中提一把船槳。正是活閻王。李天壽。黃天霸。不問是誰。將刀攔頭劈去。只見老者。不慌不忙。把手中船槳。一提。天霸。只二人刀。來槳去。殺做一堆。旁邊郭起鳳。正要上前相助。天霸。又恐怕不是這老頭兒。對手。忽見來了一個瘦病孩子。手舞雙刀。直撲過來。郭起鳳。心中忖想。也是我的時

運到了。過着這個湯病鬼一定穩穩拿來。他便要討這個便宜貨了。那知恰撞着了定頭貨。哪起風大吼一聲。舞動雙鋼。迎將上來。賽猿猴把雙足一蹬。往上打了個旋風。身子在空中滴溜溜旋轉。打兩脚未踏到地。雙刀先劈下來。王殿臣過來相助。照定病孩子夾背一刀。朱鑑年紀雖小。跟着活閻王。遇過大敵。早已旋轉一閃。還刀便砍。三個殺在一處。只是王郭二人。那裡抵敵。得住。賽猿猴呢。再說馬英。奔實正與官兵爭打。忽見大家動手。也就把三節鎖鏈連環棍。施展開來。張寶拔出兩把板斧。不管官軍百姓男女大小。只要碰着。都是送命。當時教場內。眾百姓頓然紛亂。齊聲喊叫。反了。快些逃命。強盜殺人呀。大家亂竄。奔逃驚天動地。我且慢表。且說活閻王把鐵鑿揮動。用盡平生之力。天霸只是抵敵不住。幸而李天壽無心傷他。見吳成已將犯人放出。便打了一個嚙哨。虛幌一槩。殺奔南門而去。賽猿猴朱鑑。正把郭起鳳。王殿臣二人殺得沒有招架的時候。忽聽師父吶哨了一聲。也便撇下二人。追上活閻王去了。黃天霸與王郭二人。會在一處。天霸說差使被他劫去。如何回見大人。我們不能不趕王殿臣郭起鳳。聽了沒法。只得說不錯。我們併力追上南門去。諒他們總出南門。三人追了一回。聽得逃命的百姓方纔一個道士。背着犯人。逃出東門去了。天霸聽了此言。招呼王郭二人。一齊追出東門。守門的軍士說。果然有個賣柴人模樣。使着柴斧。在前有個道士。背着一人。跟着出城。我們正欲攔阻。被他們砍傷了三人。幸虧不死。如今躺在門房裡面。天霸說。這也難怪。你們如今好生把守。搭訕着與王郭二人回轉教場。而一聲喊。把馬英張寶圍在垓心。馮老爺吩咐四面分派弓箭手。若然強盜衝突過來。將他射住。自己帶領手下的兵丁。殺上前來拿賊。無如馬英張寶來的凶猛。如何近得。正在難解難分。恰好黃天霸三人到來。大叫一聲。衝進圈子。馮老爺胆也壯了十倍。掄着金背大砍刀。催開坐騎。向張寶砍來。張寶並不做聲。將兩柄板斧。向刀盤上搭當的一聲。真是力氣大了。就把這柄金背大砍刀。直蕩開去。幾乎磕飛馮老爺大驚失色。幸得黃天霸看見馮老爺不好。一縱身跳過來。舉刀就望黑臉大漢砍來。張寶將斧招架。天霸的刀。馮老爺方得兜轉馬頭。險些失了性命。王殿臣郭起鳳。戰住了馬英。看着敵他不住。馮老爺上前相助。三個殺一個。恰是正好。平空跳進幾隻大蟲來。黃天霸大驚。暗想賊兵還有接應。今日我就難以抵敵的了。究竟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李公然彈打玉面虎

白馬李刀戰活閻王

且說施公自從黃天霸王殿臣郭起鳳三人起身之後。只是放心不下。隨同計全李昆等商議。施公帶笑開言說。如今黃副將與王郭二守備。雖到靜海城保護法場。猶恐賊黨人多。難以萬全。商議個盡善之計。李公然說大人既放心不下。李某才願同李七侯進城接應。這裡有了計大哥。全關賢弟保護大人。萬無一失。施公點頭說。既然如此。就請李賢弟一行諸事見機而行。公然說不須大人囑咐。隨即同了李七侯。帶了傢伙。辭別眾人。出了公館。直奔靜海城去了。豈知這一會。惱了一個英雄。關小西見大人進內去了。便把計全拖到外邊。說計大哥我自從跟隨大人。那事不是我向前。如今大人只寵用李五哥。凡事皆他去幹。你全我覺得臉上無光。計全說由他去了。小西說我同你私自前去。倘有搶劫之事。多少也得些功勞。計全說只怕使不得罷。小西說到了城中。暗暗窺探。若然法場上沒事。咱們暗暗跑回。難道有甚失事嗎。你若不去。我一人也要去的。計全被他纏住。只得應允。暗暗囑咐了何路通。小心伺候大人。倘然大人不問。

便罷。若是問道，只說我們在近處走走，就回來的。何路通說我知道了。你們只管去罷。把大人交給我就是了。當下小西同計全、孔束、停當，也不乘馬，就出了公館。一溜煙向北而行。那知這時候已經遲了。也是鬼使神差，叫他二人前去，却不道救了二李的性命。且說李公然同了白馬李，來到靜海城內。但見家家閉戶，那百姓紛紛逃出城來。公然扯住一个年老的人，問他為什麼這般光景。那人便把法場上鬧事、強盜搶去犯人，把百姓殺了無數的話，說了一遍。李爺撒腿就跑。二人直到教場，見那裡正殺得烟霧迷空。時節李七侯大叫一聲，舞動鎗、鐵鋼刀，公然使開單刀，托地跳到裡邊，就把黃天霸嚇了一跳。只道是賊人救應，豈知却是自己。人到了，李七侯早飛刀迎上去，大叫強盜休逞能，俺李爺來結果你們。將鋼刀一擺，就與張寶交鋒。那張寶原係與天寶戰个平手，還是黑白棋子呢？如今添上一个李七來，如何擋得漸漸的刀法亂了。李公然只是站在官軍隊裡，不上去助戰，把那彈弓取下，扣上彈丸，將弓拉得滿滿的，觀定了。那使三節棍的面門之上，一彈打去，馬英要算眼明手快，看見嗖的一物奔面門直打來了。連忙一閃，彈子從頸內掠過，帶上一片皮肉，鮮血直淌下來，咬牙切齒，撇下三人來戰。公然也就扯出刀來動手。這一會，經不起添上兩員虎將，那馬英、張寶抵敵不住。正要相脫身之計，忽見正南上官軍大亂，好似竹排般的，往兩旁倒去。中間殺出一條路來，奔進三个好漢。頭一个是活閻王李天壽，跟着飛腿吳成、賽猿猴朱鏢、舞動軍器，如旋風般的殺來，把官兵傷了無數。原來李天壽全徒弟朱鏢殺出南門，只是不見吳成。于七師徒二人等了一回，商議着，且將到約會的地方。再說二人就奔大松林而來，恰巧于七背了富明後面跟着吳成，從東門出來，繞在大松林東面穿林而出，巧巧遇着于七。把富明放下來，此時手足挪得麻木也活絡了神，也定了，便向母舅磕頭，並向于七李天壽朱鏢等逐一磕頭道勞。大眾遂禮。吳成便把遇見馬英張寶的話，告訴師父一遍。活閻王說：「這事不妥，為何他兩個還不來呢？我們須去看看。」吳成便着于七全外甥回去，自己就同師父師弟，復進靜海城南門，要算他們潑天大胆，直把皇家城池，就得出入自如，看得了，然不在心上。也是陳知縣沒能幹，他在教場內，見了賊人搶劫，早已嚇得滿身癱軟，目瞪口呆，呆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從人連忙喚轎，那知轎班都逃命去了。只得三四個二爺們全幾個心腹從人，保護着老爺，從教場後面，逃到小戶人家，躲避了半日。從人出來打探，見街上的人清靜了些。方向老爺回轉衙內，陳景隆方纔定心。然後打發人出來打聽賊人消息，并黃天霸等怎樣。快來回報。及至打發的人探明回報，已經活閻王兩番到了教場。且說活閻王師徒，把官兵亂斬亂劈，殺得官兵東倒西歪。馬英張寶正在要走時節，忽見他們到了，頓然勇氣百倍。黃天霸同着王郭二守備，曉得只幾個的利害，難免心中畏怯。只有李七侯、李公然，不知高低，一見三人進來，李七侯撒了張寶，揮刀便向活閻王砍來。天壽把緊招架。李七就知不好，這傢伙倒難受的了。只得把那花刀巧戰之法，不讓他傢伙碰着纔好。那知李天壽是個老輩英雄，件件懂得。隨你什麼戰法，只是不行。黃天霸要想上前相助，又有張寶戰住，不能脫身。如今又添上一个吳成，自願尚且不暇。再說李公然撒了馬英，來迎賽猿猴朱鏢，又是遇着了對頭。朱鏢的飛跑，窺縱身輕靈，便他在半空中打旋。兩把刀，如雨點般劈來。公然難以招架，只殺得遍体汗流，吁吁氣喘。真叫做一番反覆，方纔這邊來了二李，立時占了上風，經不起刺下。活閻王師徒到來，分着四堆兒，廝殺又被賊人占了上風，畢竟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李天壽見自己的人盡占了上風。此時正好脫身。若是只管戀戰。他們把城門關閉。打發人討了救兵到來。那時就要吃虧。要像我師徒三人。還可越城而走。無奈這馬、英、張寶。不會高來高去。倘被拿住。如何是好。那活關王到底是個老賊。他得風就轉蓬的。便將手內鐵槊柄內。嗖的抽出刀來。左手執槊。把李七侯單刀擋開。右手嗖的一刀砍去。李七侯不防。只個招兒。幾乎把腦袋削去。要算躲得快。已把頭中削去一半。只得跳出圈子外來。活關王大叫一聲。我們去也。連打幾聲。使動手中刀。槊直衝出圍來。背後馬、英、張寶。真成魚貫跟着他。都走。沒後。猿猴朱鑣斷後。如五隻猛虎。官兵那敢攔阻。只得虛張聲勢。假做抵敵。上來。馬守備。把令旗一揮。官兵從兩旁抄來。層層只管向前圍裏。無奈賊人利害。只苦了三軍死傷的不少。一直到了南門大街兩旁。無路抄裏官兵。也死得多了。只好在後面隨着天霸等。追趕罷了。活關王搶到城門的時候。恰巧要閉城。守城官得知縣飛報。傳令關閉城門。守城官立刻叫軍士把千斤關放下。軍士奔上城頭。那盤車繩索。早已整理舒齊。眾軍士一齊動手。立刻把絞椿帶定繩索。左右平勻。然後將盤車轉動。那千斤關板。軋的慢慢下來。那知這關板下得。還不到一半。可巧活關王搶到他見城上放開。一跳有丈外地步。直到關板底下。把刀槊插在腰內。雙手把關板托住。大叫你們快走。莫成便叫二位賢弟。搶城門馬、英、張寶。隨後也到。一齊連寬帶逃。逃出城關去了。那城上的軍士。見關板停住。不下。說這是什麼緣故。在城下看的人。連說下面有個老強盜托住呢。我們來相幫。你用力盤絞。開這老忘八的。眾軍士聽了。個個驚慌。全說怪不得。絞不下。我們大家來呀。那上来的幾個軍士。一齊相幫。拚命的盤絞。這個時候有許多閑人百姓。正在城頭上觀望。教場裡廝殺。還沒下去。軍士就叫眾位都來當個差使。果然依着他的話。一齊上都吊在關板上面。眾軍士打個合同。一齊着力盤絞。這一下。手城門洞內的活關王。真正要做關王了。今這盤車。教天壽如何當得。且說猿猴朱鑣。在後面斷後。黃天霸追趕上來。回身又戰。他們幾個人。左右齊上。朱鑣畢竟難抵敵。又不敢放他們溜到面前。只得且戰且走。因此落後。那活關王。雙手托住了。關板過了。吳成馬、英、張寶三人。出城去了。只見朱鑣到來。正在着急。忽然上面頭時着力起來。好似泰山一般。壓將下來。老賊兩臂發抖。汗如雨下。正在萬分難忍之時。忽見朱鑣到來。離城門不到一箭路。朱鑣看見師父正托住關板。頭上汗如雨下。兩臂東西搖擺。知道來不得了。連忙大叫師父休慌。小徒來也。他就撇了黃天霸。眾人向前飛也似的奔來。正搶到城門相近。只有尋丈地步。豈料背後的黃天霸也着見活關王。手托關板。手在城門洞內。忙向袋內取出金鏢一支。照准了李天壽的咽喉。嗖的就是一鏢。那李天壽看見黃天霸緊跟着。見背後早已用心。隄防。見他把手一揚。就如暗器來了。一道金光。直奔面門上飛來。叫聲不好。只苦的雙手托住關板。本係正在性命交關的時候。他的身子。那裡還好躲嗎。連忙把頭一偏。這支金鏢。正中肩背之上。李天壽叫一聲。也顧不得徒弟了。隨時把雙手一鬆。身子向外。一個背脊翻身。跳將出來。這關板砰的一响。就直開到底。李天壽見關板已下。也不能顧着朱鑣。且回玄壇廟而去。那知猿猴朱鑣趕到城門。只離二三丈之遙。忽見師父中了暗器。將千斤關放下了。把牙齒一咬。旋轉身來。與天霸拚命。將雙刀沒命的到來。天霸見他來勢凶惡。向後退讓。把手對了二李一擺。二李會意。便同了王殿臣。郭起鳳。一齊向前。連着城守老爺。刀鎗並舉。只望朱鑣砍來。四周

圍團團裏狂好似走馬燈兒一般。朱瑾心中着急，只怕難以脫身。戰鬥多時，刀法疏慢，正是急中生計來。抬頭看見四五丈地步，有一排樓房，家家關門閉戶，便有心越過將近一二丈地，就躡身一跳，賽猿猴只一縱，直躍到樓房之上。一灣樓就抽那瓦片，望下面烏鴉般的飛來，把官兵官將打得亂跑。黃天霸同二李輕身本領雖好，只是跳不上樓房，只得尋我平屋上面接脚，及至來到樓房，那裡朱瑾早上了城頭。天霸等也上了城頭，朱瑾已越城而下。天霸同二李雖能下去，只是要用百練索方可下得。急忙向袋中掏出百練索來，把鐵鈎勾住城牆上面，然後將身溜下。三人來到城外，收了鈎索，藏好袋中。一望朱瑾去得不遠，三人就直追下去。一路來到三岔路口，黃天霸望見前面有个大松林，擋住去路，就此放心追趕。宣知幾乎沒了性命，要知三人遇險情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兩英雄雙中金鏢

活閻王松林遭困

且說李天壽雖然中了一鏢，打傷了肩，弄得鮮血淋漓，却不打緊。為何緣故呢？只因中的所在，正是穿骨鎖的地方。黃天霸打的時候，離開較遠，鏢已脫力，就使穿肩而過，也沒甚要緊，所以活閻王全不在心上。不過當時吃了一驚罷了。及至行到松林，早將金鏢拔下，進了松林之內，正見馬英張寶同着吳成，在那裡探頭探腦。見了李天壽到來，便問你老人家怎的肩上了呢？李天壽搖着頭道：「只倒不妨，只是把你師弟陷在城內了。」吳成同馬張二人聽了一齊着急，全說這便怎處。活閻王彼此談着心事，不多時，吳成跑進林來，說師弟被三個人追過來了，離此不到半里路。叫李天壽說不要慌，等他到來，我們如此對他。就是了。吳成馬英張寶依計而行。說時遲，那時快，半里的路程，轉眼就到。黃天霸在前，李公然居中，李七侯在後。三個人魚貫着追來，看着趕上，只離着四五丈地步。見賽猿猴逃進松林大路，天霸因為熟路，放心追趕。追來了，可巧這林裡雖是寬濶，大路却有彎曲。黃天霸就追入亂林之中，東張西望，果見前面樹後露出衣襟。天霸顧不得道路艱難，倒着身子，便低着頭，七灣八曲的鑽到那裡，又不見了。天霸心中焦燥，定神細看，忽見樹縫內一隱一現的，反望北去。天霸暗想：「你怎樣賊踪歸定你了。」便高高低低一路追去，却是一個大墳攔住。看他轉過墳後去了。天霸也就轉到墳後，那知後面的李公然、李七侯兩人，起初見天霸追入亂林之中，公然知道朱鏢利害，動起手來，他一人難以擎住，因此便叫七侯在外守候。倘然賊徒逃出林來，快些喊叫。李七侯答應得晚，公然即便追上。天霸相幫擊賊，那知天霸東一灣西一拐，眼花穿得撩亂，後來連影都不見了。公然心中犯疑，大叫黃大哥在那裡。連叫兩聲，全不答應。只因樹陰陰密，聲音被樹木隔住，況且離得又遠，再有高坎擋住，因此聽不見了。李公然正在疑想，東西我不防斜刺裡嗖的一隻鏢打出來，一時措手不及。正中右肩，響的撒手，拋刀，噉咚跌倒在地。李七侯在林外張望，不見李公然身影，忽聽得隱隱的哎喲一聲，知道不好，連忙進林觀看。依着公然走的路，逕望見五哥栽倒在地。地旁邊別無他人，在彼暗想：「想必是遭了暗算。」抬頭四望，忽見右首不多遠，樹頂隱着一人，正要上前，又是一鏢，早到直對咽喉而來。李七侯偏得快，當打在頸頸內咽喉的旁邊。這鏢直穿過去，頸中開了一個窟窿。李七侯疼痛難當，一時站立不住，也就栽倒。樹之內，這樹頂上發鏢之人，哈哈大笑，跳下來，嗖的一聲，從柴柄內抽出刀來，踱步向前，說道：「小輩，你認識活閻王李老爺的手，段走到跟前，舉刀望着李昆，便砍。若說七侯中這一鏢，究竟不是要害之處，還可抵敵。只苦的夾在樹叉內，身子脫空，無從着力。一時鬥爭，扎不起。」

得束手待斃。李公然打中右臂，更是硬傷。論理雖不妨事，若在右手疼痛，不能斷殺，正要扒起身來，早被活閻王一脚踹住，舉起刀來，正要砍下。公然伸頸待死，忽見樹林之中，嗖的飛進一把大大的飛刀，正砍在活閻王手腕之上。那活閻王再想不到半腰裡忽來這件東西，正是冷不防備，右手腕上着了一刀，雖則刀鋒偏着，不狠得力，只是手中捏不住傢伙，只聽嚕嚕的兩响，那飛刀連李天壽自己的刀一齊落地。活閻王勃然大怒，怪眼一瞧，只見跟着飛刀，竄進一個人來，遍身軍裝打扮，只撲過來就地上搶刀。活閻王大喝一聲：「好大胆的奴才，撞敢暗算爺爺，教你屍分萬段。」纔出俺心頭之氣。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關泰，只因他們貪得功勞，拖了个計全，一同私自進城，別走到大松林三岔路口，計全望見前面樹林下有人，便把小西一扯，低低說道：「關賢弟，你瞧見麼？莫成這廝在前面林子裡，鬼頭鬼腦，想是他們敗下了，躲在此地呢。」小西說：「我沒留心，哪這廝既在此間，我與你拏住了。」他再講計全說且慢，粗莽我全你只揀樹密之處，隱着身子，輕輕過去，不要驚動了他們，向北走去，離着他們數丈地步，在樹葉叢深之處，隱着側耳細聽。把活閻王吩咐他們言語，聽得清清楚楚。果見黃天霸被朱鏢引進後面林內，及至二李進來，活閻王連發兩鏢，打倒二李，見他跳下樹來，脚踏住，李公然舉刀便砍。小西急透了，並無別樣救法，只得把手中這把倭刀飛將過來，恰巧中了活閻王手腕。活閻王撒手拋刀，不管好歹，竄過去。小西就地上搶刀，不防李天壽右手雖傷，左手固是完全，燦的抽出槊來，照准小西背上，着力打來。不知關泰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黃副將追賊遇險

陳知縣失囚請罪

却說關泰見李天壽傷了右腕，拋刀在地，便大胆向前搶刀。一手正把兩柄刀抓住，却被李天壽夾背心一槊，打得口噴鮮血，恰好神眼計全也到，把激風刀望着活閻王亂砍。這番活閻王大受其累，只因松樹緊密，地方窄狹，他的鎗槊，足有三尺五寸之長，掄使不開。況且單是左手更不靈便，東碰西撞，十分吃力。又遇神眼計全，只是沒頭沒腦的一陣亂劈，關小西咬牙切齒，兩人使着兩柄單刀，沒上沒下的刺來，只殺得活閻王連連呼喊。此時李公然也將左手拾起，刀李七侯也從樹叉內扒起來，拿手單刀一齊上前幫助併力。李天壽清知不好吼了一聲，縱身竄上樹頂，逃出林外去了。四人互問黃天霸，不知下落。齊到坡後，找來，正見四個人圍住了黃天霸，殺得他遍体汗流，兩臂酥軟，前面招架了寒猿猴的雙刀，後面飛山虎的柴斧，早到左邊，攔開了玉面虎的三節連環鞭。右邊又砍到七煞神的兩柄板斧，隨你騰挪躲閃，總是招架不住。長嘆一聲罷了，便欲將刀來自刎，免得落在強人之手。受他們的羞辱，忽聽躑躑跳跳，四個弟兄來，頓覺精神倍長，心中大喜，便叫列位哥哥，快些來助我。四人異口同音，全說老兄弟不必驚慌，咱們來也。四個人舞動單刀，一齊直撲上去。那邊寒猿猴飛山虎等，見他們添了生力，救應究竟，賊人心虛，又不知活閻王怎樣，个个心內着慌，無心戀戰，明知難占便宜，打了一聲唿哨，一哄走了。且說天霸便問眾位哥哥，怎的到此？李公然說：「大人見你與王殿臣郭起鳳去後，放心不下，又恐強盜人多，寡不敵眾，所以命小弟仝七侯到來接應。不知計大哥關賢弟如何又來了？」却救了我與七侯的性命。若是遲到一刻，我二人也就早上鬼門關去了。關小西笑說：「這也是吉人天相，實不相瞞，我見李五哥連連得功，因此賭着氣，立時拖了計大哥私自要進去分些功勞，不道來到此處，看見吳成在林子中，鬼頭鬼腦的探望，我料他探着這兵，因此隱在樹內，等着後來見這老賊，連發二鏢，打傷二位哥哥，跳下樹

來要害二位性命。我急着了。就把手中倖刀飛來了。可巧的砍傷他手腕。因此這老賊縮走了。天霸說：「這事怎樣回覆大人？」要犯被劫強人逃遁。官兵百姓死傷無數。莫說罪應該死。就是羞也羞死了。闕秦說：「這個也是沒法的了。我們回去見了大人。由他怎樣定罪便了。」李昆說：「不是這樣說法。既然事已做出來。難道罷了不成？我等回去見了大人。商議個主意罷。正在說着。只見王殿臣郭起鳳到來。天霸問：「城內怎樣了？」二人說：「現在諸事都安排了。教場裡共殺死軍兵七十三人。帶傷者三十餘人。其餘各處百姓死的也有一百餘口。傷者不計其數。現今吩咐有人領認者。各歸自去買棺殮殮。其餘無人認的。並官兵等情。都是縣官買材收葬。一面傳令閩城百姓知道。說強盜全逃去了。大家照常行事。不許謠言惑眾。如今城門也開了。店舖也開了。各處屍首也收拾清了。受傷的官軍官醫療治。縣太爺由水路動身已到公館。去見大人請罪了。我二人因為掛念你們三位追的怎樣了。所以不肯上船。就走到這裡。你們到底怎樣的事情如何。關計二位因何也在此呢？」黃天霸就把方纔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王殿臣聽了。說：「怪不得二位李兄都帶着傷。還算使天之幸了。眾人說着話。就此動脚一同回轉。奉新驛到了門首。就見陳景隆的跟隨在外面伺候。眾位到裡面見大人。一齊跪倒。頭扣在地下。立不起來的了。口稱我等罪該萬死。望大人按律治罪。罷見那陳景隆也在那裡請罪。大人說：「事已如此。你們且起來。作速定下計策。拿捉在逃凶犯。並眾賊黨要緊。眾人只得謝了大人。站在一旁。如今有個靜海縣知縣在此。不能叫眾人坐下。坐單吩咐拿一個坐兒。讓知縣坐坐。旁邊知縣那裡敢坐。施公說：「坐了。有話計議。」陳景隆方纔告過罪。然後坐下。施公便問：「被劫情形。」黃天霸從頭至尾細細稟告了一遍。施公說：「強盜如此胆大。若不急為勦除。將來為患不小。眾位有何良策？」陳景隆說：「卑職才疏學淺。實是無能。但不知賊人逃往何處。只怕不在玄壇廟。黃天霸說：「不然。他們的玄壇廟內擺設得重重埋伏。銅牆鐵壁一般。他們正當做泰山之靠。親視官軍全不放在心上。故此決不拋了玄壇廟而走。只怕他又別處找尋羽翼。前來幫助。倒是有為今之計。及早調了官兵。人御校馬。摘鈴夜間悄悄前去。把廟四面圍定。眾將們拚命進去。把眾賊連囚犯一鼓而擒。方為上策。施公點頭稱是。李公然說：「依我另派三員勇將。各帶二百官兵。整備絆馬索。挖陷坑。扳鉤繩索。分頭埋伏守住了。必由之路。等他漏網。到此穩穩將他拏住。施公說：「李壯士此計甚妙。眾人同聲叫好。施公說：「只是幾時去好。還須預定日期。好去調兵。前來黃天霸說：「事不宜遲。明日就去。施公說：「這個來不及。要調一千五百人馬。須到省城。或是府城。方能調得此地最近的。就算天津也有一百四十里路程。來去極快。也須三日。李公然道：「這幾日倒還不得事。就不過防他邀請救應。就是添此毛賊。也不妨事。施公說：「準是三日後罷。隨即備了一角文書。交與陳景隆。叫他連夜趕到天津府。揀選一千五百名馬步精兵。三日後黃昏時候。悄悄到雙塘兒會齊。陳景隆接了文書。辭別大人。立刻趕到天津。調兵大破玄壇廟。要知如何破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陳知縣連夜徵兵

施總漕安排拿賊

却說陳景隆來日已牌時候。已到天津府。立刻請見將文書呈上。知府看了。怎敢怠慢。立刻打輪親到鎮台衙門。挑選一千五百名馬步精兵。着參將孫夫老爺。同着副統帶游擊銜張都司。立刻挑選精壯軍兵。都是身長刀大山東關西等人。辭了總鎮。同着陳知縣連夜趕路。直奔靜海城。來一路上。偃旂息鼓。銜校疾走到了來日夜間。四更過後。直到靜海城北門。喊開城門。直到教場。扎下浮營。一切停當。

陳景隆回到衙門恰好天亮那日是第三日了。幸虧不曾過限縣太爺用了茶點立刻跨馬出城。運到奉新驛公館。見了大人交差施公吩咐說貴縣路途辛苦早些回衙歇息等到申酉之間同着孫統帶及早緩緩陸續而行須將號衣軍器戴着扮作民人樣子五個一起十個一群全到雙塘兒四散耽擱切勿打草驚蛇走漏消息打了黃昏過後貴縣可同統帶可在朱家客店裡面等候聽調馮守備囑伊守着縣城不必前往陳景隆連聲嗒拜辭了大人出公館上馬自回靜海城去知會了孫張二統帶將施大人囑咐的言語學說了一遍全在城中等候動身我都不必細表了。且說施大人打發陳景隆動身之後就與眾位豪傑聚談施大人吩咐擺上豐盛酒席教眾弟兄坐下施賢臣開言道眾位賢弟弟纔探子報說唐官屯屯壇廟昨日黃昏時候從南面到的人不少都是野頭野腦面生之人陸陸續全進廟裡去了。直到今日早晨尚有許多進去只沒見一個出來大約進去的人到有幾百光景。我想必是別處山頭上調了嘍兵來了眾位以為何如。全說大人見得不錯公然說論差使實在嫌人少了。只是大人這裡干係重大豈可走得干淨嗎。王老爺精明老練本事去得留着他保護大人其餘全去好不好眾人都說使得王殿臣說把大人交給我。聞泰說我們拿賊的功勞你們也有分了。王殿臣說只個應當如此說什麼功勞眾位放心罷。天霸把手一拱說全仗王老爺了。我們到唐官屯的話依我愚見也要改裝日間就去又怕他們認識面目聞泰說還是夜裡好也不必改裝。天霸說既然如此我們一准兩起走罷。大家申初動脚李五哥同了李七侯二位到雙塘兒約會孫統領限戌末亥初帶了官兵同到唐官屯北口我們全在那裡等着。全把廟圍住再分派各處埋伏。公然說這也不必如此何不我們七人一同到雙塘兒會見了陳知縣並孫統帶等我與李七侯計大哥分兵六百陸續先走到唐官屯南口就在鄭家花園屯扎到了二更時候計大哥帶兵二百并絆索板鉤等物在奉新驛去的路上茅草內埋伏李七哥也帶兵二百并絆索板鉤等物到滄州去的路口林子裡埋伏。小弟也帶兵二百名就花園左邊往雙塘兒去的小路上埋伏。你們四位共領了九百人馬一同直到玄壇廟圍住了。就好攻打進去。豈不省事。天霸說李五哥這話不錯。咱們準備這樣罷。當時說明口號是得勝兩字。服色認是髮際飄一條白布就是自家。人黑夜也看得見。時號是兩聲砲响圍寺三聲砲响賊兵漏網四聲砲响拿住了。強盜要犯得勝班師若是一聲砲响就是我兵敗走的了。擂鼓是進兵交戰若聽亂鑼便是討救兵了。倘然噹噹的慢鑼响這纔是收兵鑼呢。我們進廟章程到時見機而行便了。且按下慢提單說活閻王跳出松林望唐官屯路上行來不多時後面吳成朱鏢馬英張實一齊追上了。李天壽大家訴說了一遍。李天壽說我且回廟去。我料他們必來尋事。說着話已到了廟裡。吳成等五人定了神淨臉吃茶。然後入席飲酒。李天壽居中朝外。上首是馬英張實。下首朱鏢。于七那吳成就在橫頭坐下。敬過了三巡酒。吳成便問馬張二位。賽王何事來到此地。馬英說哥哥有所不知。只因前月有小偷叫个九頭鳥。王慶從北京回來路過滄州。他與我們東方雄大哥有一面之交。到俺卧牛山來看望大哥。大哥就留他吃酒。問起進京何事。他說香河縣八里莊有個陶員外。先前做過大官。出使遭羅得着無奇珍異寶。後來退歸林下。家財萬貫。家中珍寶堆積如山。別的不說。說起就中有兩樣奇寶。真是世所罕有。吳成聽了便問什麼寶呢。馬英說一個叫做水火山。金甲淨用烏金做成鎖子連環。武樣內用火浣布做的夾裡。馮你刀劍戰鎗炮一概不入。而且穿了此甲水火不能損傷。還有一件叫做積銀甕。甕內能

容一石的大甕內放了一錠母銀，只要過得六十花甲，就是兩個月之久，便變成滿滿的一甕銀子。但只一件，若換別樣金寶，便不能得。單能聚積銀子，故此叫做積銀甕。要積這此二甕，特地來約你們，就同了王慶，一仝起身。直到了香河縣，下了廂所，商量着夜靜了，到了香河縣八里莊去，誰知剛吃晚膳，就烘進來十幾個做公的捕快，帶了眼線，闖到屋裡，一索子把那九頭鳥捉去。我與張兄弟不知為了何事，嚇得連包袱銀子，全都沒要，趁着喧亂之時，一溜烟走了。只得就此回來，身上又沒盤費，因此一路賣藝，來到此城，正巧遇見了哥哥。活鬧王說不錯不錯，此事我已曉得，一向要想前去，如今只等此事平靜，我與小徒同二位前去，務要拿他个干净，方趁我的心願。于七說今日報了法場，他們豈肯罷休？我料他們必然調了官兵，前來捉拿我們，如何是好？張寶說不妨不妨，要知說出甚話，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飛山虎滄洲討救

神彈子花園降妖

却說張寶說他們若要兵馬調來攻打，我便回卧牛山去，統一千孩子們來幫助哥哥，怕他甚麼？我家二哥哥有八百名飛鴉兵，都是他自己訓練的，善用諸葛連弩，一人可抵十人，隨你超等大將，也被他射得走頭無路。此地離着滄州不過一日之程，朝發夕至，哥哥要時何不借來一用？吳成聽了，說五百嘍兵，諒東方大哥亦肯賞臉，哪馬英說若說東方大哥，最是仗義疏財，尚愛結交朋友，所以他的交情廣闊，就是吳大哥要去時，連書都不必要我的護身兵，他亦能作主調遣。哥哥要多少借多少就是了。吳成說既然如此，一推明日我去走一遭。李天壽說只諸葛連弩之法，久已失傳，馬兄弟那裡得來？馬英說只也是一個朋友傳授我的，此人姓榮名繼光，天生的聰敏機玄，他得着諸葛武侯的秘本製造的希奇東西不少，他的家中也好頑的，狠連這做工的人都是木頭做的，也會打米磨麥，也會看門閉戶，也會耕田車水，自己騎的驢兒都是木的，只要人坐上了鞍轡，就會奔跑，那繩帶動機關，要左就左，要右就右，比着活驢子還靈。哪他門前看家狗也是木的，也會吠叫，還製造多少攻城守禦的器具，都是依着舊法翻出新式來，比前更好了。此人現在滄州百寶村耕種田地，度日却也家道小康，真有隱逸之風，不愧小諸葛的外號。活鬧王稱贊道可惜此人，沒會過當夜各去安歇，明日吳成起身到了卧牛山下，伏路嘍兵問了來歷，報上山去。東方雄親自下山迎接，同到聚義廳上，擺酒相待。吳成先將自己同于七的事說了一遍，又把教場內遇見馬英張寶拔刀相助，怎長怎短，直說到施不全調兵前來，故此昨夜馬張二位說起卧牛山借兵一番言語。原原本本說了一遍。東方雄滿口應承，立刻差喚蔡猛花豹兩個小頭目，速速挑選五百嘍兵，三百飛鴉連弩手，隨隨吳大師連夜下山，暗藏軍器，改扮買賣人服色，蔡猛領了五百嘍兵，花豹管理三百飛鴉兵，陸續而行。吳成謝別了東方寨主，一拱到底。東方雄連忙還禮相送。吳成下山，明日下午紛紛到了唐官屯，陸續都進了玄壇廟，有的慢到，就黃昏時候進去，後到的就在客店歇攤，直到後日早晨才得齊到廟內。于七安排殺牛宰羊，款待眾嘍兵，吩咐富明管理酒席的職事，然後叫吳成把四面牆內趕造雲梯，下面有輪軸，可以推動，倘有官兵到來，就好命連弩手，扒上雲梯，在牆上發弩，把官兵射退廟門內，連夜造起了三重木柵，密排鹿角，兩旁梅花樁，四圍裡陷坑絆索，設立得風息不透，任你開了廟門，看他怎樣進來。吳成辦理停當，活鬧王看了慢表，再說奉新驛公館之中，等到未時過後，施公親自與眾人敬了一杯打發眾人，動身眾人謝過大人把酒一飲而盡，大家站起身來，回到自己屋內，裝束停當，代了應用物件，隨身傢伙，從人跟着辭別了。

大人又囑咐了一番眾英雄一共七人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公然李七侯郭起鳳一齊離了公館直奔雙塘兒而來一路無話不多時已到雙塘兒只見日光西墜正在傍晚時候街上還是熱鬧只因今日多了這一千五百個官兵扮做客人故此各店家生意倍加忙碌天霸等走到一家酒樓底下抬頭看見招牌上寫着得勝館三字心中大喜說我們在此飲一杯罷眾人都說使得正要上樓只見門前柳陰下擺着一張桌子有三个人在那裡乘涼吃酒內中就走出一个人來搶步到天霸面前把手一拱眾人一瞧原來是陳知縣太爺一同到了樓上揀了一隻圓枱圍圍坐下酒保過來問了酒菜搬到樓上酒保應酬別的主顧去了黃天霸一看樓上吃酒的人到不少陳景隆說道大概都是三軍扮的我們說話不用避諱黃天霸說孫統帶張帶帶可在這裏陳景隆指着樓下樹陰裡桌子旁邊坐着两个人說這首的紫長臉就是孫大老爺那下首的白白皮便是張都司天霸說你去請來陳景隆就在樓窗內把手一招二人就走上樓來陳知縣說你們二位來見過了黃大人與眾位老爺們二人搶步上前與天霸要磕頭天霸一把攔住說我們不用這些套兒叫過二位哨官來耳邊說了幾句哨官點頭走去知會哨長分頭陸續而去這裡張都司跟計全二李解過了黃大人一全下樓直奔鄭家花園而來誰知遇着了妖精要知是甚麼妖怪並李昆捉怪的情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戰妖魔喜得青鋒劍

拿凶僧兵圍玄壇廟

却說李公然同了計全李七侯張帶帶到鄭家花園四人直到裡面點上燈火把後門開了張都司同着從人到後門外招呼官兵陸續到來就從後門進來不必前面去驚動街上了這花園實在不小進去了六百多人全然不覺張帶帶吩咐哨長達頭把兵丁為三隊駐扎二人正講說埋伏的事軍士說張老爺在後假山過去有一隻旱艇子裡面進去看看忽來一個妖怪眼如銅鈴口如血盆抓住張老爺要吃我們味着了逃出來送信與老爺們知道快些前去罷要吃完了二人出了樹木廳跟隨軍士轉過太湖石就見李七侯直奔出來滿頭汗出氣急敗壞的喊道老五快來妖怪利害呀公然說道怎樣的妖怪這等利害李七侯領着公然計全一頭走一頭說前面就到了你看罷我是被他嚇怕了看見了他這面孔就一身肉都酥軟了說這話就見眾官兵從假山內亂走出來有的在假山上跳下來四散的奔逃只見這妖怪跟着眾軍士追趕在假山洞內跳將出來李公然抬頭一看實在可怕他的身子不大遍體綠毛周身瘦得骨節都露出來好像一層薄皮包在骨頭上面毫無一些肉的样子這個腦袋方的倒也不小臉似瓜皮兩道妖眉直豎上額興上這一雙凶怪眼睛怒氣百倍短鼻溜口四個獠牙露出在唇外只有四五寸長手爪好似利刀一般兩手掩開別的道可只是瘦得可怕面上也是紫皮包着骨格全露出來見了這人一亂眼睛一盪金光閃閃鼻子這麼一嚙嘴這麼一嚙實在可怕得緊把人的汗毛根根都豎起來再加上咆哮的聲音更加可怕看他不知有多大力氣哪他把頭一低直竄過來足有一丈多高對着李公然這妖目一看怒氣沖沖迎面直撲過來李公然將身一偏妖怪撲了一個空公然早已拔刀在手順勢就是一刀正砍在怪物背脊聽得嘩的一聲那妖怪全然不覺此時計全正在公然的背後跟着走來不防公然一偏那妖怪拍了一個空向前面撞去正與計全對面相撞把計全嚇的往後直跳那妖怪真快一抬手早將計全的佩刀拔在手中去了那妖怪被公然砍了一刀頓發狂怒吼一聲呼嘯的轉身來舉刀望公然亂

砍公然見了這妖怪捨刀砍來十分大怒。大喝一聲，孽畜，敢搶人刀子，便把自己的刀往上一招，架那妖怪跳如飛，銅筋鐵骨任你砍他幾刀，全然不怕。計全同李七侯要上前幫助，只是心中懼怯，公然一頭與妖怪動手，一頭想道：「只個畜生如此頑皮，縱然砍着他，也是徒然。我且把他這刀子丟了，然後將他這麼一下，手看他怎樣。若再不行，今日我命難保，想定主意，讓他一刀砍來，公然將身一側，偏過了刀，趁勢一抬，腿照准妖怪的手腕，豁上狠命一踢，用的力大，妖怪經不起，這把刀一脫，手直飛到假山那邊去了。妖怪大怒，咆哮的直前抓他，公然將自己的刀也不要了，向着妖怪面上擲去。妖怪並不躲避，着在他面上啣的一响，毫無損傷。妖怪直管把兩手來抓，公然的上身不防，公然將身往下一蹲，向了左邊，扭轉身來，雙手把妖怪兩足捏住，大喝一聲，跳起身來，把妖怪倒提在手。妖怪被他提空了，着不起力來，只是兩手亂舞，沒法子的李公然，便將妖怪順着勢，照准大湖石上用盡平生氣力，砰的一攢，只聽得哪啣一响，把个妖怪攢得不見了。倒把那李翁嚇了一跳，計全同李七也是一怔，妖怪那裡去了？公然見妖怪沒了自己手內，還捏着一件東西，哪提起一看，却變成了一柄耀目爭光的寶劍。李七侯正走過來，說五哥怪物那裡去了？公然把寶劍遞過，說妖怪在這裡了。李七驚道：「怎麼變成這一把劍呢？計全也走過來，便說恭喜賢弟，這一定是口寶劍了。伸手接來一看，但見有三尺六七寸長，三指開闊的寬，青光閃爍，冷氣逼人。順手把假山石割了一下，這塊石頭應手而斷，猶如砍了泥土一般。公然見了心中，驚喜知道真是口寶劍。計全說的不差。計全說這是天賜與李賢弟的寶物，只是不知此劍何名，說着話，將劍遞與公然。公然接劍在手，拾起自己刀來，插在腰間。計全也把佩刀拾起。李七侯說我們且去看看張帶帶怎樣了。三人進了假山，走到裡面，見有个小小金魚池，池內起造樓船，就像真船一般。無二走上船頭，就見張帶帶倒在船艙裡面，計全忙喚從人快取熱水來，從人答應轉身去了。計全與公然走到艙內，見裡面也有炕床，就把張帶帶扶起，卧在炕上。計全便問李七侯怎的看見妖怪？李七說我在月洞門那裡走過，就聽見這里大驚小怪的喊叫，我就依着聲音，跑過假山，來正見妖怪望着張帶帶直撲上去，要咬他的樣子。我就拔出刀來，跳到船頭，將妖怪頭上很命的一刀，只聽得錚的一聲，火星亂爆，妖怪叫了一聲，並無傷損，嚇得我回身就走。回轉頭一路偷看見妖怪東蹶西跳，追逐逐逐兵丁。我正要求叫你們，可巧你們就進來了。正在說話，從人取到滾水，李公然將張帶帶牙關撬開，計全將滾水灌了幾口，將他身子扶着，把手按他胸前，輕輕叫喚張帶帶，緩緩轉過來，停了一會，方纔與計全李昆道，說這個妖怪怎樣了。二人把變了寶劍的話說了。張帶帶不信，公然將劍與他看了，方纔相信。張帶帶與李七說我們上樓去看看。李七說我做頭點，公然計全跟着三個，全到樓上，從人把火把照着四面一看，空空如也。連抬椅東西一些，也沒有。正要下樓，公然抬起頭來，忽見上面掛了一個劍鞘，連忙摘將下來，把劍插入鞘內，恰是原配。計全接過來，就火光之下，細看見是鏤金嵌寶，十分精工，雕刻龍花鳳紋，中間用珍珠嵌成青紅二字。計全看罷，說怪不得了。原來是魏武的青紅寶劍，價值連城之物。三人就下了樓，來猛聽得啾啾啾啾兩聲，砲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二回

黃天霸大戰李天壽

齊猿猴力敗何路通

話說李公然把寶劍接來，佩在腰間。三人下了扶梯，聽得兩聲號炮，知道黃天霸等大兵已到。計全說我們分頭埋伏去罷。張帶帶忙叫

哨官快將軍士們分為三隊。每隊二百。各帶應用物件。跟着三位分頭埋伏。計全領了一隊出南口一箭之遙。有一樹林。計全吩咐眾三軍就在林子北首。先把絆索安放。一面在林子南首。趕緊掘個陷坑。面上鋪着蘆席。席上蓋的些浮土。只等惡僧走出來。就好拿捉。李七侯也領了一隊從花園後門出去。一路的人都照吩咐。就分開兩邊埋伏。也是安設絆索陷坑等事。抬頭一望。只見玄壇廟那裡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一般。喊殺連天。再說李公。公然同張幫帶也帶兵一隊。就在園內埋伏。相近大街的口子。安了絆索。在花牆旁邊。要道之所。連掘兩重陷坑。自己在園內後軒中等候差軍士。一路探聽。倘有動靜。速速報信。按下了三路埋伏。且說黃天霸見計全等脚步走動了。又飲了數杯。同着小西何路通。郭起鳳。孫統帶。陳知縣大家起身下樓。會過酒鈔。出了店門。黃天霸先自一人來到玄壇廟門前。只見皓月當空。四下並無聲息。聽那廟裡巡更的正打三更。輕輕跳上圍牆。住裡一看。但見梅花樁鹿角。排得密密層層。四下裡嘍兵戎衣打扮。都在雲梯脚下。連環躺着一對對嘍兵。巡哨背弓插箭。手執鋼刀。四圍巡察。天霸正要回身。早被一個嘍兵看見。說了聲。有奸細響弓。便射。只聽得當當的一陣小鑼。响處。眾嘍兵全上雲梯。黃天霸躲過了箭。翻身下來。喝叫升炮。掌砲的放了兩個號砲。眾三軍抽出竹筒。扯出皮套。將火把燈毬亮將出來。照耀得如同白日。這九百官兵齊齊的發一聲喊。將玄壇廟圍圍圍定。只聽得那廟內嘈嘈的一陣亂响。眾嘍兵全上雲梯。一聲梆子。弩箭如雨般的射來。三軍們那敢不退。後口中。但只吶喊捉凶僧拿逃犯呀。脚下漸漸退後。黃天霸領頭說。眾位兄弟們。隨俺進來。郭守備與孫統帶在外監督。三軍闖小西何路通。一齊答應。冒着箭林。雨中。上前來。黃天霸揮動鎗刀。但聽呼風响。弩箭紛紛落地。到了牆邊。便躡身跳上圍牆。跨到雲梯上面。把飛鴉兵飛砍。關小西使動倭刀。何路通。魯鈞鎗。拐跟着天霸一齊上前。把嘍兵砍倒。大家飄身而下。那知這廟內好比武穴龍潭。如何進去。得呢。黃天霸望見大殿上燈火明亮。吳成于七富明三個人。坐着正在飲酒。全不放在心上。天霸見了大怒。說死因賊禿死到臨頭。還敢如此大胆。奮勇上前。連跳過三重鹿角。搶進大殿。而米三人回身便走。轉入屏風背後去了。天霸招呼關小西何路通。快些追上。今夜務將這三个要犯拿住。方休事到其間。不得不。不然我門索性上前。看个水落石出。只是留心着埋伏。便了。此地原係不是賊人建造。地內並無消息。如今他們一時間。也不及做什麼機關。只要防着絆脚繩。陷馬坑。窩弓地箭。別的沒有險處。小西聽得這話。說得有理。心中胆壯。何路通本是个渾人。甚麼也不管。三個人一路進來。到裡面。七間大殿。只見露台上站着一人。跑到臨近一看。却是七煞神張寶。使動兩柄板斧。在露台上耀武揚威。喊道。黃天霸。你是我手中敗將。還敢來麼。天霸喝道。我與你拚個死活。張寶說。我是个強盜。你沒做過。好个清白良民。快來領死。關兩柄板斧。張牙舞爪的迎來。二人殺了七八个回合。關小西何路通。因見占不得便宜。就左右夾攻。張寶也不管人多人少。一味的蠻戰。只見殿內。嗖嗖跳出三個人來。第一个就是活閻王李天壽。將鐵槩一擺。沖將過來。跟梢就是賽猿猴朱鑣。舞動雙刀。打個旋風。出來滴溜溜從空中。打個翻身。人未着地。雙刀先下。後面的就是玉面虎馬英。他撒開三節連環棍。上下掃將出來。直奔關秦。關秦把倭刀架。架兩個人。殺在一處。李天壽舞動鐵槩。奔了黃天霸。天霸竭力抵住。與活閻王殺在一處。張寶見李天壽到來。他便撇了黃天霸。把雙斧一擺。來助馬英。夾攻來戰。小西這賽猿猴。來鑣跳滴溜溜。花花的直旋出來。正對着何路通。溜頭劈下來。何路通沒見過這樣戰法。倒嚇了一跳。

這是個人呢。還是猴子呢。見他來勢真怪。何路通即速轉身。那知他脚未踏地。双刀已下。連忙將手中的勾鐮。撥向上招架。只見他燦的一閃。跳到後面。就把兩柄刀。使個玉帶圍腰之勢。截過來。何路通即轉身。將拐分開。要想還手。他兩刀使個朝天切菜。又下來。何路通只得招架。朱鑣左手的刀。一個白蛇吐信。何路通剛要把拐來鈎開。右手的使個葉盾偷挑。早從下三路直殺進來。何路通連忙把拐攪住。要想還手。總是不能。朱鑣一蹬。雙刀。只殺得何路通滿身是汗。極叫連連。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兵之力。黃天霸戰住了李天壽。也是棋低一着。幸虧李天壽還是老了些年紀。一上手不肯使出全力。只用耐戰之工。因為恐怕一衝的奮力。斷殺用得力盡。後首不能久戰。故此黃天霸能够勉力支持。只是戰到二十餘個回合。漸漸兩臂酥麻。額角流汗。刀法慢慢亂了。那邊關小西力敵馬英。張寶躬。閃騰挪。勉強對壘。然總是下風。蔡猛花豹調動。嘍兵。一面在圍牆之上。看守外面的官兵。上前便發連弩。把官兵射退。一面分兵一半。全到二殿露台上。來甬道兩旁。齊圍圍着。口中吶喊。助威。天霸等愈加着性。戰了一個更次。看看抵敵不住。忽聽嘍兵叫說。道。二位師爺來了。天霸偷眼一看。只見吳成。提了鎗。銀在前。于七舉着單刀。在後。從甬道外面殺來。黃天霸暗想。今日斷難活命。吳成舉起鋼鞭。望着何路通打來。于七挺着單刀。向黃天霸就刺。這時天霸等不能取勝。三個人也不想命活了。正要行個拙志。自刎了。落个忠臣的莫名。忽然看見那半空中。啜的落下一個人來。不知是人是鬼。黃天霸只道埋伏到了。三人定睛觀看。全然不識。畢竟天霸三人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小元霸拳打賽猿猴

三義士併力助官兵

却說黃天霸。同着關小西何路通。三人在玄壇廟內。圍圍露台之上。眾人見吳成于七到來相幫。實是再經不起了。正在性命交關之際。忽見半空中。落下一個人來。天霸一看。併不是自己兄弟。見他遍身巨羅紫紫。面如烟燻。大嘴縮腮。二目圓睜。骨瘦如柴。手執一對八角紫金鎚。足有碗口大小。猶如李元霸再世。黑煞神臨凡。大叫一聲。好似青天裡打了一个霹靂。黃天霸只道又是強人。一黨嚇不魂不附體。只聽得那人說道。我把你這些殺不盡的狗強盜。擅敢拒敵官兵。目無王法。照俺小爺的傢伙。舉起鎚。鎚着賽猿猴。朱鑣。當頭打下。朱鑣叫聲。黑小子。你還這能。把身一側。將刀望上一架。只聽得噹噹的兩响。就火星亂爆。朱鑣連說。說好傢伙。正要還手。那曉得右手單鎚。又到朱鑣。急急招架。左手鎚。又來。要想還手。萬萬不能。一連五六鎚。只打得賽猿猴亂跳。連連叫。黃天霸關小西見了。知道是來幫我們的。心中暗暗稱贊。真好本領。覺得自己精神頭旺。那活閻王與吳成于七。馬英張寶等。眾賊見了。个个吃驚。却又認他不得。正在大家着忙。忽聽得一聲叱咤。從殿上又飛下了兩個人來。都是緊身裝束。頭一個白面清鬚。劍眉虎目。手執朴刀。打一个旋風。從半空落下。來說聲。狗強盜。看老子的刀。照着關王便砍。活閻王將鉄漿招架。那知他的朴刀沉重異常。只覺得虎口震痛。暗道。此人本領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那敢怠慢。二人交手。廝殺。此時黃天霸與何路通。兩人却是好了。天霸單敵于七。何路通單敵吳成。就鞋幫得多了。更加胆也壯了。力也有了。但見那個紫臉大漢。手執一對雪亮的護手鈎。也是一個旋風。從殿上脊跟稍而下。大喝一聲。揮動雙鈎。直奔了馬英張寶。但見那個紫臉大漢。舞着兩柄護手鈎。如一團白光。滾滾滾去。殺得馬英張寶。只有招架。那敢還兵。列公道。這三位是誰。這也不消說得。一定是金陵三傑了。如何來到此間。只因甘亮全鄧氏弟兄。在招商客店。與李公然別後。仍寓店內。並未動身。到明日就打

聽得街坊百姓哄動，都到街上教場內看殺人去。三傑正在午飯時節，忽然外面大亂，店家紛紛的上排門闔店，都說來了無數強盜在教場劫搶人犯。哪三傑回到上房坐定，甘亮說：「昨日學兄弟說的這囚犯的母舅是玄壇廟的惡僧吳成，並那頭陀于七、活閻王、賽猿猴等，原來這幾個狗男女都是綠林飛賊，今日劫了法場，搶了犯人，不消說是這班強盜所為。我想這件事，必然施欽差派人到玄壇廟拿賊，聞得廟內層層埋伏，怕大人左右，雖有能人，難保萬全。我們一來為大義起見，二來為兄弟情分，先要打聽他們幾時動手。」鄧虎說：「待小弟去探來。」一霎時回來，鄧虎說：「曉得了。」施大人差了陳知縣上天津調官兵，三日內准到靜海約定。第三日下午時候，扮做百姓樣子陸續到玄壇兒會齊。黃昏過後，施大人派定手下弟兄，在雙塘兒領官兵到唐官屯，把玄壇廟圍圍圍定。一面進廟擒捉強盜，一面在要道埋伏我們。只要等第三日上等天津官兵動身，暗暗跟着前去，就好見機而行。甘亮聽了點頭稱善，當夜各自安歇，到了明日甘亮同了鄧氏弟兄，赶到玄壇廟後面，飛身上屋，三人的輕身本領，算是超等，聲息全無在屋面，施展夜行術的工夫，窺房躍脊，來到居中，在殿脊之上，坐着乘涼，不多時，光就聽得前面噹噹的小鑼响，就是黃天霸初次進廟的時候，隨後就聽得嘍嘍嘍嘍的兩聲炮响，眾三軍一聲吶喊，霎時間燈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官兵團圍圍住，後來就見黃天霸關小西何路通三人進了甬道，直到二殿露臺上面，被活閻王師徒卧牛山齊王大戰一場，後來又到了吳成于七，並蔡猛花豹上來。鄧虎那裡還忍得住呢，大叫一聲飛身而下，隨後鄧龍、甘亮一齊都下帶着將爺們動手，這邊賽猿猴正迎着賽元霸鄧虎兩個都是渺身材，一個兒形同病鬼，一個兒骨瘦如材，他一對雙刀，迎這兩柄銅鎚，乒乒乓乓打到十餘个回合，那朱鑲怎敵得小元霸神力，只殺得汗流遍體，兩臂酥麻。鄧虎使一個流星趕月的祭兒，朱鑲使一個雙燕穿簾，把双刀用盡平生之力，將他左手鎚架住，被那鄧虎右手的鎚加上一擊，賽猿猴經不起，哎的一聲，雙刀往下一沉，這鎚正打在朱鑲的天靈蓋上，只聽壳壳一聲，腦漿迸出，嘍嘍的栽倒在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玄壇廟吳成漏網

唐官屯于七遭擒

却說小元霸鄧虎一鎚打死賽猿猴，在露臺之上，活閻王吃了一驚，手內一鬆，被白面狻猊一扑刀劈來，削去一片頭皮，慌忙逃上房屋，甘亮那裡肯放隨後也上房屋，不限防活閻王回手掏出一枝金鏢，正打中甘亮肩，天霸看見叫聲強使休去，俺來也趕緊追上房屋，何路通見了，知道活閻王利害，恐怕天霸追去，吃虧喊了一聲黃老兄弟，我替你同捉這廝，說着也上房，天霸在前，何路通在後，一路緊緊追來，我且慢再說。甘亮中了一鏢，吊下房來，幸虧着的不重，浮傷罷了，標已插肩，而過白面狻猊隨手抓一把泥土，按一按傷處，捉刀趕過來一望，見天霸路通二人追趕活閻王去了，料想他們兩個對一個，不至吃虧自己，且把要犯拿住要緊，就把手中扑刀一揮，直趕吳成而來，那吳成于七同着馬英張寶，見賽猿猴打死活閻王，逃竄心內吃了一驚，要想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只苦的被鄧氏兄弟逼得手忙脚亂，招架還來不及，怎能脫身。幸喜白面狻猊中了金鏢，吊下房來的時候，天霸路通趕活閻王，于天壽鄧氏兄弟手中未免一慢，吳成弟一個撒腿就跑，望着殿內而走，恰巧甘亮跟着追進去了，這箇時候，于七跳上房，房被他漏網，此時小西結果那蔡猛花豹，並散飛鴉兵，連弩手，列公你道嘍兵四散的奔逃，小西性情這般，那把要緊的吳成于七，皆逃走了，只苦的馬英張寶二人又不

會高來高去鄧氏兄弟逼得他沒處藏躲自己的人全是逃的逃死的死幫手全無被鄧虎奴及擒住關小西過來把他二人四馬攆去捆了個結實實然後過來向鄧氏兄弟道勞行禮請蒙豪傑賞姓大名鄧氏弟兄慌忙行禮連稱關大老爺我們都是小民怎敢與老爺抗禮就把三傑的姓名對小西說了小西聽了不勝之喜說原來李五兄說起過大名我等父墓金陵三傑的英雄今日却來相救我等性命鄧龍連稱好說好說便問關大老爺李二哥為何不見小西說在鄭家花園埋伏我有句話告訴二位我們都是兄弟今後再不要鬧這個老爺小爺實在難聽不過了鄧龍鄧虎全說關大哥我們遵命便了關小西說他們雖只逃去四面都有埋伏橫豎逃不吊的我們先來搜尋富明這凶犯要緊鄧龍鄧虎連稱有理三人把馬英張寶提在二殿內神櫃裡面同猪羊一般拋在裡頭三人到各處搜尋過人便打達人便砍苦了這些嘍兵了關小西同鄧氏弟兄四位搜尋富明被冤纏住臥室內床底下安身一想更不好了正然攆出來恰好小西進來一把抓住此時廟門已開孫統帶同偏裨才將來到裡面小西吩咐軍士把二殿內神櫃裡面綑着的兩個強盜扛來一全看守先說逃回的嘍兵紛紛奔到卧牛山報與大寨主東方雄知道說馬張二位寨主爺都被擒住大概凶多吉少因此東方雄變過着施不全結下了深仇濶恨後文再講且說甘亮追趕吳成進了二殿穿出院院究竟吳成是熟路藏在夾牆之內心中想道若是被人看見准死無疑倘能僥天之幸這廝不留心只道我跳出牆去了不回來細尋我就有命了那知道果然認做他越牆而去趕緊追出牆去了看見官兵遠遠的圍着高聲使問可見一個強盜逃出來嗎官兵說有的有的逃出來了五个強盜拿住了四個被他走了一個甘亮一想不消說得這逃的准是吳成就撒開大步一直趕去趕了一程不見踪影忽見前面一條黑影從斜刺裡閃過甘亮看分明見頭上被着頭髮心中想道吳成這廝好快腿怎的倒在那邊過來呢隨跟着趕上走不多遠只聽得前面一聲吆喝兩旁跳出一彪人來為首一位英雄手執單刀喝聲細了但見這頭陀穿索綁拿下甘亮上前相見各通姓名李七侯大喜甘亮把頭陀一看却不吳成原來正是于七當下李七同甘亮一全來到廟內與關小西等人相見這且不表再說黃天霸何路通活關王活關王無心戀戰一直向南大路奔來到了鄭家花園沿牆旁邊小路上轉彎不料掘下兩重陷坑在後不多遠嘍兵一聲截倒陷人坑內到了前面活關王果然跳出坑來何路通大叫逃到那裡去就從花牆上面飄身下來那知正踏在陷坑上面嘍兵一聲跌下陷坑去了活關王倒得跳過陷坑哈哈大笑向前奔去未知可能將活關王擒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黃天霸兵回奉新驛

活關王夜走卧牛山

却說黃天霸望見活關王跳出陷坑直奔前去軍兵不敢阻攔自己大叫李天壽住那裡走跳過陷坑在後追趕忽見何路通在牆頭跳下跌入陷坑倒把活關王趁勢跳出陷坑而去天霸也把第二个陷坑跳過緊緊趕來心中想道這廝夜行術的工夫甚好難以赶上待俺賞他一鏢轉了念頭一手向豹皮囊中摸出一支金鏢照准李天壽的後心打去那知李天壽乃是走關東開關西的老賊經過大敵的雖則向前直奔一路眼睛前後照着覺得黃天霸把手一揚嗖的一陣風來知是暗器到了便把身子一側這支鏢拂身而過險些打着只離一線直打到目前而去天霸見老賊躲過此鏢心中大怒却不道這一鏢壞了事這一鏢若然不發今夜活關王穩穩拿住只因

發了一鏢倒把活閻王打逃走。你道甚麼緣故呢？原來此地的埋伏正是李公然的汛地。他曉得活閻王師徒兩個本領高強，因此掘下兩個陷坑。自己又在花牆近處躲在草內，帶着三十名軍士兩旁拉着絆繩，藏匿草內。如今見活閻王果逃過陷坑，驟然跳將出來，攔住去路。只要活閻王衝上前來拚命，兩旁的軍士一齊將繩提起，活閻王一定栽倒在地。立時掣來，全不費事。那知黃天霸發了一鏢，偏偏的又被李天壽躲過。這隻鏢向前打去，正中李公然脇肘之上。李爺哎呀一聲，躺倒在地。李天壽直衝前去，兩旁軍士正要提繩，忽見自己主將跌倒，大家吃了一驚，手中呆了一呆，就被活閻王連窠帶跳，已過絆索的地方。一直往双塘兒而去，出了双塘兒，南口撇開大步，一路望滄州進發。奔投牛山去了。且說黃天霸見鏢悞中了李昆，吃了一驚，連忙趕上前來，料想活閻王命不該絕，追趕也是無益的。急將李公然扶起，忙問李五兄受傷怎樣了。小弟罪該萬死，李公然說不妨不妨傷的還好。天霸將他胸前一看，見他肋下流血，這隻鏢落在地下。幸虧隔的地步太遠，鏢已脫力，只打進半寸光景，就落了力，吊在地下。公然跳出來的時候，看見活閻王將身一側就覺一件東西鏢的過來，公然知道不好，連忙也是將身一側，雖然躲閃不及，那身却已帶偏。故此不其着力。黃天霸心上不安，連連告罪。公然說：「兄弟不必掛懷，不是你有意打我，況且浮傷罷了，有甚麼緊？見何路通已從陷坑出來，隨後也到。黃天霸便把方纜玄壇廟內如何被困，幾乎送命，幸而三個豪傑到來相助，怎長怎短，細說一遍。李公然聽了大喜，便說：「他三個就是金陵三傑，把前日各店結拜的話告訴天霸。天霸十分歡喜。如今有了好帮手了。那李爺又把鄭家花園降妖得劍之事亦說了一遍。天霸何路通將寶劍着了連聲道：「好真乃希世奇珍，切金斷石的寶物。李公然叫張幫帶吩咐兵丁將陷坑填平，一齊到玄壇廟來，自己同了黃天霸何路通先行。三人到了玄壇廟，與甘亮鄧龍鄧虎相見道：「各人行禮通名。彼此各談了凡句，總是老套，我也不必多說。眾人都在大殿上分賓坐下。黃天霸吩咐放了四聲收兵砲。小西早教兵將們等到。大廚房內去搜採吃食東西，左右從人聽了，个个高興，開了半夜，腹內都有些飢餓。大家趕到大廚房一看，又有興頭，哪但見梁上壁，上掛的風魚，腊肉，火腿，野味，籠子內養的雞鴨鵝鶩，缸內養的魚鱖，鱔，鯉，櫃內放的麩，蒜，香蕪，燕窩，海參，鮑子，上懸的猪肉，羊肉，牛肉，解角內高高的一團白米，牆腳根堆了數十隻五彩花高泥頭，陳紹酒，一座五眼灶上，一切應用傢伙，齊備。旁邊一只鍋內開了一看，更好了，都是現成煮好的肴饌。一碗碗，一盤盤，樣樣都有。眾人見了，好快活。你擎柴，他燒火，先把熟的熱了一熱，先發出去，到大殿上，教將爺們先吃起來。廚房內手忙脚亂，向那裡斬的，斬洗的，洗煮的，煮十分高興。那黃天霸請甘亮首坐，甘亮那裡肯依。黃天霸一定不肯。李公然同眾人都說不用推讓了。甘亮沒法，只得向上坐了首位。其餘謙讓讓讓，圍圍兒坐下。關小西執壺斟酒，甘亮一把奪了。李公然吩咐從人把盞。大家正要舉杯，只聽得門外一陣大亂，眾人立起來一看，只見神眼計全帶了埋伏兵，到來隨後張幫帶引了軍兵，也到眾軍士紛紛攔攘。在廟內四面歇息。天霸吩咐把廚房內東西分給軍士埋鍋造飯，犒賞酒饌。就請計大哥，全張都司入席。計張二位與三傑行禮問過姓名。黃天霸又將三傑相助活閻王，姜成漏網的話對着計全說了一遍。計全從新作揖道：「勞三傑送禮，大家坐下飲酒。黃天霸便問李七候怎的擒了于七呢？白馬李將方纜的話也說了一遍。李公然問起甘亮怎樣到來相助我們，甘亮將前日聽得劫法場，鄧虎打聽消息的話也說了一遍。李公然亦將鄭家園降妖得劍的話對大眾說了。

一遍衆人無不稱贊道喜。衆英雄開懷暢飲。吃到天光大亮。用飽了飯食。衆人同出廟來。黃天霸吩咐衆三軍。保守四個要犯。傳令起身。把玄壇廟前後封鎖。着唐官屯地保看守。自己同了甘亮鄧龍鄧虎計全關泰何路通郭起鳳白馬李陳知縣孫統帶張幫帶並備禪牙。將一路往秦新驛而來。路上談談說說。好不快活。今日這件公事。雖則走了吳威李天壽兩個。幸而正犯已得。全虧甘大哥的功勞。甘亮說我看這兩個逃去。必然再有風波。衆人保護大人。赴淮安上任。路途太遠。雖要加意隄防。為要天霸公然連連稱是多承指教。說着已到大松林三叉路口。天霸吩咐郭起鳳。先到城內去縣衙報信。說陳太爺吩咐教差役人等備了棺木等情。趕緊到玄壇廟收屍埋葬。目今天氣正熱。不能耽擱。廟內廟外死的人多。獨有朱鏢的首級。須要割下來。裝了木桶。只怕還要號令哪。郭起鳳全了一個陳知縣的。從人分路到城內去了。少不得傳會兒回轉公館。我一言表過不提。當時衆人一團高興。押了四個盜犯。衆三軍敲着得勝鼓。浩浩蕩蕩。往秦新驛而來。過了三岔口。前面離秦新驛而不遠。不多時來到公館門口。衆人押着犯人在門口等候。天霸命三軍在路旁站着。然後教陳知縣孫統帶並金陵三傑在外等着。自己全了衆弟兄走到裡邊。只見公館內衆人落亂紛紛。王殿臣急得面如土色。從人慌慌張張。見了衆弟兄進來。多說不好了。不好了。如今了不得了。我們大家都沒有命了。不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